

DS
793
S32C253
1763
v10

册 10止
卷 26-28

長治縣志

藝文本朝韵語 事蹟
雜志 後序 原跋

第十冊

長治縣志卷之二十六

知縣事沐陽吳九齡景文甫修輯

藝文

國朝

龍山得句

萬代尚

郊行眺南山山色積空翠古嶺出雲烟秀峯繞松檜
馬鳴曙靄中鳥散朝陽外野曠綠草茵高岩白石怪
爽氣入平楚涼飈響幽籟似此勝境清心目兩忻快
願言謝市朝所志甘依在

秋日偕諸同人登塔嶺

結迹趨南山披衣陟元境
煥然象界懸迤矣塵囂屏
壯殿聳巍觀山同太古靜
叢林列青松香臺依翠嶺
凹凸通逶迤高低備幽靚
聯座問黃冠緇經可起惺
茲晨幸休暇杖屨同人併
風葉逐杯翻巖氣侵衣冷
摩厓認舊題臨流鑑清影
夷歌調轉悠暮歸興猶逞
砧杵亂秋聲榻燈留夕景
相對結跏趺聞鐘發深省

百穀山

周再勳

崧高排寥廓逶迤入路長
峯廻見蘭若石磬聞上方

幽花和口氣雲露俱生香傳聞古聖人啣草辨溫涼
秬黍得上黨粒食衍椒芳黃鐘起累黍律歷開文章
廟貌尙高古牲璧留千霜草深饒藥氣煙老帶鴻荒
嵐高融翠乳雲竇迸元漿甘冷芳以冽激激成球瑯
功德蓮花漏波瀾翰墨塲名山經洗發臺閣有輝光
鏤題山骨破霞皺爲雕傷以茲靈境辱封洞絕漁郎
蛟龍攫潤走神蘊闕坤房游人遂罕至塊然惟荒蒼
深谷成混沌依稀返農皇

天臺山摹榻王覺斯太史題壁詩

太史曾遺墨文星共客星
莓苔防剝蝕阿護借山靈
摹榻愁難肖摩挲每數停
老僧珍重否堪比換鶯經
五龍山松和閻紫琳

程正緒

赤松何事者環響似彈棋
夙負嵇康骨非同京兆眉
風霜知己熟鱗甲具於茲
寧第蛟龍窟鷦鷯亦借枝
暮春友人招游石佛寺分得紅字

栗瑞

三月烟雲散綺空聊緣石磴藉芳叢
茸抽古栝鋪濃綠杯落殘花暎瘦紅
谷隱洞簫聲細碎風飄歌曲字

玲瓏憑高恍覺人如蝶欲駕扶搖叩上穹

喬木從來未有依標梅今已詠愆期誰知不突竄
日便是花飛玉碎時墜馬幾回衝賊怒誓心一死重
民彛可憐臂斷生難續徒使才人賦挽詩

上黨課士分韻十日菊

蕭來鸞

九日纔過氣愈涼蒼苔楓葉襯花黃強留欲別佳期
外忍去猶侵綺席傍漫爲名題分甲乙忽經節罷惜
芬芳拈香御史渾間事拂遍欄杆送夕陽

百穀山寺

姜高愷

登山尋曲徑酌水倚琅玕
泉發流偏遠峯高暑亦寒
雲房天煉石古帝藥成丹
嘗穀洪濛事千秋此曠觀
偕友登五龍山

關其生

輕襪可并肩選勝艷陽天
風動蒼虬吼雲來白石連
繡茵鋪有榻好鳥奏無絃
一醉忘歸去和衣抱月眠
五龍謝雨

陳汝羲

馬踏雲山徑路高樹頭風脚靜蕭騷
已知神物爲霖意須念農夫促澤勞
頓使菱苗如日握却回枯壤作春膏
憫勤本是諸侯事看取當年魯史褒

深秋遊青雲寺用石上原韻

周培詩

秋花如織嵌崇崖四顧羣峯入座來
烟樹萬家村網邈琉璃一片閣崔嵬
登巔恍與雲霞侶弔古延將歷數推
坐久涼颺催客去祇留短句伴蒼苔

蚤春登五龍山壁間原韻

錢國璽

星聚同看斗柄回焚膏相對一啣盃
西園揮塵頻驚座東閣裁詩欲放梅
選勝預排雙蠟屐探奇應上五龍臺
游成獨唱陽春曲莫爲巴人寡和哀

前題

盛重輝

鎮日行遊晚騎回聊將山色佐深盃雲間錦字遲歸
鴈笛裏關山聽落梅松似虬龍爭赴壑人如圖畫並
登臺五龍幻迹留今古極目風烟動客哀

前題

周安

憑高吹徹紫雲回濟勝頻傾藍尾盃遙壑暗生三里
霧臨風望斷一枝梅翠微入畫依殘照青玉流針映
古臺良會不須羨七子狂生清嘯亦堪哀

暮春遊塔嶺

關其生

尋春忽又逢春暮相對東風莫怨嗟翠鬢新沾連夜

雨畫屏高接半天霞歌乘豪興山山響酒漬詩腸字
字嘉當惜隙光留不住英雄頭上雪堆髭

中秋校士上黨漫興

徐謂第

絳紗懸處樂從遊別有清輝勝庾樓淵藪人文歸上
黨乾坤皓月屆中秋却疑宦海償書債謾憶家園醉
酒籌滿地金波渾不夜藜光復映太行頭

遊百穀寺和韵

栗千秋

竹瀨松臯貯石烟半龕深蟄叩醺天題詩豈懼名爲
瘦草字猶疑媿作顛礪齒蹲窻存怪石濯肝透壁響

流泉青萍已向床頭燼逸籍從今學少連

五龍山和張原仲

栗千仞

縱目山巔敞不扃華胥清夢若爲醒
荒苔爽駁迷殘碣怪石參差映草亭
明滅村頭千樹碧高低天半幾峯青
松風謖謖來襟袖擬向蒼茫寄我形

七夕客上黨有感

魯兆嵩

平生易感不因秋何事茫茫說女牛
寂寞今宵梳洗閣繁華當日看花橫
他鄉佳節憑詩記故國名山任夢遊
羽檄紛紛猶未定琴書那得便消憂

早春登五龍山用壁間原韻

程憲

扶筇鳥道路紆回歷險尋幽一舉盃
石徑松深風似瀑翠崖雪積樹疑梅
天邊路指千重嶺塵外雲封百尺臺
巖壑儘堪供醉墨接羅從倒不須哀

前題

蘓昌臣

登臨未盡意遲回塊壘應澆酒百盃
弔古那堪聞塞鴈寄書何自折江梅
雲龍已散今無影梵宇重新有舊臺
憶昔盛時歌舞地遠天橫笛不勝哀

前題

任進爵

偶向平原縱獵回
龍山憑眺共啣盃
折腰嫗我如風柳
清氣惟君似墨梅
千里烟雲歸遠岫
一天烏鵲遶荒臺
誰憐民力於今竭
欲繪丹青黯自哀

前題

魯宗恕

滯迹天涯未許回
萍逢且盡手中盃
人騎驢背因歌雪
身在松林爲憶梅
旅況不堪頻付酒
鄉思惟有登臺東
君若解遊春意輕
送微風散客哀

咏月航小竹

徐葵

蕉葉扶疎倚翠簾
清芬直接令君香
一卷螺石曾綰

雨七尺琅玕獨耐霜蘇子漫言筠比節劉伶須信酒
爲腸同舟總是勞薪者好向溪流賦野航

前題

呂和鐘

瀟瀟霖雨灑幽篁枝葉扶疎覆檻香鳳食啄餘千畝
寔龍吟吹出九秋霜間將薄宦淒清况寫得詩人錦
繡腸媿我無能隨利涉快將一節泛殷航

前題

李岸

湘江分得幾疎篁別築紆迴徑自香庭繞青陰晴似
雨床留明月夜疑霜琴尊卧理饒詩思晨夕論心見

雪腸我愛幽齋頻過醉依然書畫一輕航

前題

陳璞

槐庭又見植新篁翠映花城別有香勁節嶙峋凌皎
月清風蕭洒徹元霜枝因滴雨畎詩韵籜逐流觴潤
酒腸須向竿頭逾百尺濟川應用作舟航

送陶季之潞州

王士禎

先生昔日登武夷鐵船峯頭看奕棋中冠離支三百
顆酒酣自劈輕紅肌空頭爛睡忘甲子坐笑曾孫生
白髭張帆伐鼓下黃鶴欲覽三湘窮九疑披襟蘭臺

高唱快哉不辨風雄雌平生名岳屐齒遍風塵京
雒嗟衣緇投我奇文浩千頃蛟龍大澤纏蹉跎謂我
四海一知己譬若莊休從惠施高齋茗飯坐清晝風
爐活火分槍旗我時無事似犀首酒鱗浮動銀留犁
豐臺紅藥花照眼驪駒忽告將西馳壯心猶作驥伏
櫪適志無如泥曳龜我聞上黨天下脊當年潛邸傳
臨淄飛龍荒宮沒烟莽斷碣髣髴開元祠紛紛梁晉
夾河戰鴟兒萬騎陳軍麾錦囊負矢勝意氣歌聲慷
慨留三垂時平不用弓箭手空老昭義於熊羆戰場

下馬問亭長鬼燐颯颯寒飈吹君家草堂臨射陂門
前五柳藏東籬何時單舸徑歸去北窗高枕談黃羲
夏夜宿小松窠

程之琬

百尺松遮百尺樓林深路仄境多幽晚風戛樹濤爭
吼晨露連烟翠欲流何處鐘聲驚客夢無端鳥語喚
人愁幾時得踐溪山約熟讀黃庭煮石頭

同康雲倬昆弟游天臺

程之珫

數年踪跡隔天臺爲覓胡麻飯又來二水波澄鴛鴦
集千山日煖杏桃開爭修墻屋綠豐歲多蓄雞豚見

阜財莫怪此鄉風最古補天原有聖人才
石處

題寶岩寺

花園村踞太行巔上有古刹栖枯禪入夜金燈徃徃
出乍明乍滅樹林邊觀燈佛子歸佛力自我思之恐
不然中土無佛山卽有此燈燦爛幾千年非從白馬
馱來物不稽之語莫輕傳暇日偶看草木子謂燈皆
是山靈宣明珠一顆能潤浦良玉一片能輝田寶藏
之興萃陵谷自然光怪冲雲天峨嵋簡州衡嶽地匡
廬天章太白前到處有燈驚耳目豈皆大竺種奇緣

儒者所言良不誑霧釋冰消何惑焉鄴下崔生名下
士流連景物題詩篇才華俊逸但佞佛佛日豈借燈
增妍我作此言告來者讀書明理莫牽纏山歸山兮
佛歸佛鑑朗衡平兩不偏

黎莊夫人墓賦

權能御世德乃服人侯城已古婦塚猶新何山河之
帶礪輸封樹之嶙峋人之欽以大節世所重以懿倫
月穿雲而作鏡花繞岸以鋪茵雖憐疎于昔日寔取
重于斯民若夫比目稀懽並頭罕快量屏荆榛胸驅

芥蒂雖傳母以勸歸俟丈夫而不懈志比石以常堅
心如金而莫壞惟烈女以堪師豈狡童而足怪縱狂
惑以不回忍芳修而有億嗟衛土之多淫乃夫人而
獨介蓮出滓以無污玉遭焚而弗敗宜女子之孤墳
下男兒之肅拜笑當日之通侯等浮雲之永邁吁嗟
乎入宮見妬掩袖工讒楊環婉轉趙燕呢喃縱專房
而足樂寔遺臭以堪芟溯漳河之淼淼眺藍嶺之巉
巖倘執斯以較彼洵仰聖而殊凡旣而衛女風高黎
侯名附七尺不才分光老嫗知道義之難磨慨榮華

之不住縱千乘而奚矜惟五倫以足慕

昭覺寺賦

惟隋唐之嗜殺故梵宇以繁興蓋英雄之氣短匪清
苦之情凝邈世克而掃蕩斯昭覺以哀矜選名區而
建刹集盛侶以延僧露珠甘而共洒蓮域淨以同昇
詔慈悲而可痛情恐懼以難勝仰父兄而慚重俯民
物以憂增仗慈航于七寺消苦海于三乘惟帝王而
懺悔亦天地以依憑集神僧而任錫聯兩祖以傳燈
匪中庸而可述亦鬼特以堪稱奏笙鏞而足聽望幢

蓋以思凭何九尾之妖狐冊金輪之皇帝肆羅刹之
亮鋒作邱尼之末計剗帝子以如羊醬廷臣而若鬻
通白馬之髡奴幸蓮花之兄弟送淇上于僧房要桑
中于佛第犯獅子之科條破禽王之典例嗟天竺之
如來棄儲君而若蛇等富貴于雲浮比姬姜于屣敝
薦淫殺之馨香真凡庸之醉藝迨妃后以飛殃爰洛
陽而避厲禍無地以堪逃死何人而可替驅象馬以
經駝刻櫨檀而像製伊婦女之荒亡實丈夫之悖戾
效責備于春秋覺詒謀之莫賞

春游秋谷

閻必卓

秋谷乘春入風柔氣若薰參差松貌古爽駁石皴文
塔影渾摩漢鐘聲半落雲琳宮開磴道攀處翠微分
其二

忽怪輕寒逼峯陰雪尚餘風吟搖鶴夢雲宿割僧居
望遠增懷古凌巔欲步虛從來饒野興茲擬結衡廬

五龍松色

八景

于公允

獨步南岡眺五龍殊材恥愛大夫封樹傳鱗甲浮丹
珀枝吐烟霞燦碧琮天矯氣浮寒雪畔蜿蜒影拂彩

雲峯慕容事業今何在一派流泉聽古松

百穀寒泉

百穀山前蓄靄澄一泓清冽瀑層陵溪聲細帶寒風
響苔影橫披曉露凝霞度深林驚宿鳥月迴閒岫照
孤僧秋原老樹神農廟電後誰來薦豆登

天臺無影

建木天中曉日熒悠然宜榭亦宜亭晷凝野樹山容
碧暉射晴嵐石貌青遙睇白雲驅芥蒂俯臨藍水蕩
虛冥望兒臺上迴風馭始信媧皇握巨靈

瑞閣餘馨

百尺巍臺想繡楣
瑞圖應運世多奇
東迎王屋聯佳氣
西對虎祁映日曦
帳望長安今日淚
笙歌潞國昔年思
幾回登眺空遺跡
蔓草荒烟白鶴逶

月印龍潭

天空皓魄映衡漳
遙望橫橋意渺茫
鹿谷原分碧海
淨鳩泉波引玉輪
長川非祇受盈蟾
影月不獨辭濁
水光一片冰心
臨曉鏡恐將擘
食脆如霜

雲封壺口

古峽壺關扼馬奔劃然天險勢何尊咽喉百戰恩前
事洞口雙屏護小村高峙危峯窺石頂深涵流水注
山根虛中不碍車箱路遙望山頭雲霧屯

漳水拖藍

環漱鳩泉靜碧雲懸觀千仞注平瀆欲從澠水調溜
合先作涇流與渭分魚樂空潭翻荇葉鶴鳴淺渚拂
苔紋安瀾折入津河遠丁水巴江安足云

雄山疊翠

危峯拔地立南方烟錦瑤蓼燦碧光泉注洶河千澗

冷風迎潞國萬松涼巉巖曾構司空宅斷碣難尋學
士堂眼底名山咫尺在休教寂寞挺孤芳

五龍松色

魯兆嵩

散步城南眺碧峯亭亭百尺萬株松畫成空谷龍蛇
活呼動遙天風雨濃出世何須秦錫爵棲巖不許漢
來封遊人睡醒丁公夢坦腹林間笑慕容

百穀寒泉

嵯峨百穀湧清流讓水廉泉莫與儔雪噴山根寒落
日雷鳴石骨亂深秋一塘生意橘邊貯終古天機浪

裏浮不信當年川上語滔滔時看注遙溇

天臺無影

覃懷倒影最爲奇無影於今復見茲曉日平鋪融嶺
碧斜陽四射轉陰遲不妨鳴雨鏗林葉豈作飛巒蔽
野曦世俗相傳天是補媧皇煉石有誰知

瑞閣餘馨

看花梳洗已荒涼瑞閣空臨酒幾觴白鶴不來雲自
舞飛龍何處鳥徒翔山川依舊連王屋景物蕭條接
太行寂寂秋原懸夕照金橋遙指嘆明皇

月印龍潭

臨流相看月華明七寶光輝漫自評素影沉天擎碧
浪寒潭借采漾晶英忽聞澎湃來中夜偏不泥沙污
太清拋石驚龍龍應識甘霖時洒潤蒼生

雲封壺口

何年鬼斧削厓巖郁郁紛紛景自宜峭壁中虛分太
極雙屏帆峙盡金枝溪聲帶雨鳴山腳樹色含春生
石帷村內誰家賢士隱徘徊雲氣合生疑

漳水拖藍

圓珠方玉望中陳泛濫蘆灰漳水濱
拔劍何年渡白
息燃犀此日照難眞鳩泉不類臨淄竭鹿谷還知鸚
鵡均切切轉輸籌國計朝宗曲折上天津

雄山疊翠

雄山特拔峙南谿羅列諸峯黛色齊
玉襯林花肥湛
露丹飛岫錦散晴霓悟從方寸通春脚
省向重岳覓
隱栖湍眼生涯隨處足蒼松翠栢盡端倪

題小松窠

張輔

龍山勝處莫他求松蔭山窠景倍幽
石磴斜穿雲漸

落仙樓直上鳥偏稠
周遭灌木屏風去一座孤亭任
月留無限野光迎兩眼閒來擲管一齊收

步石佛窪喜晤破蘊和尚

偶欲探幽遠俗譁朝依草徑度山家
縣崖遙接蕭公

墅東有蕭公寨相傳故明內侍建古樹蔭垂石佛窠山麓有洞內有石佛田名窠

窺錫飛隨野鶴時時語發落天花空亭問對忘歸晚

一任風吹夕照斜

登五龍山

聞必崇

五龍靈跡在嘉樹自森然落落殊多狀蒼蒼不計年

千尋陡澗壑一帶老雲烟漸到濤喧處真堪枕石
丙午聞中步高明葉洞寅韵 閻宗衍

爾我燃藜競校文漫言一顧卽空羣從來暗點朱衣
事去取無心付白雲

慈雲寺

王廷鈞

纔入翠微中慈雲古梵宮逐風松浪碧映日藥欄紅
壁峭千峯出林幽一徑通忽驚人語落天半一樵翁
苗孝子歌 孝子名王保其父自盛長治鹿村人事在
康熙丙辰

程之珫

君不見古之孝女有曹娥父盱五日迎婆婆

婆婆神名銀

濤怒發蘭舟覆神巫滾滾赴江波孝女悲號朝夕發

跳入滄浪尋白骨哀感龍君風雨愁雙屍送出鼉鼉

窟今聞孝子苗王保父中酒魔隨瀾倒扶持醉客出

煙濤親體恐涼解兒襖且驚且痛更單寒兩命輕塵

棲弱草我聞此事悲還惜孝兒孝女聯雙璧但恨

無絕妙辭揮灑南山一片石嗚呼父死而不生才

雖短性情誠文丞相武鄉侯兩公未斬敵人頭純

姓字照千秋子臣若必論成敗人倫天理虞全曉

保孤墳今何在願奠叔漿爲爾拜

前題

程 慙

苗孝子爾何人年未十五鄉之民手把犁鋤不識字
孝心一念全其真隨父市物前村裡父醉歸來夜墮
水孝子力扶扶不起解衣覆父寒一身僅餘履促步
忙奔欲返家呼人好去救阿爺風烈霜寒禁不得半
途僵凍如寒鴉明日村人路上行但見道傍死矣水
中不復生子作竭蹶狀父醉未解醒相與吁嗟相與
驚歸語其家雙魂迎苗孝子爾何憾隨父死對父面

活父之心千載見我歌此事增三嘆

赴難高平

周培誥

聞說高平被賊圍寸衷如裂淚雙揮老親詎耐勤防
禦弱弟那堪奮武威金鼓聲中心似火旌旗影裡
如飛此時正可輸忠孝不滅豺狼斷不歸

咏周烈婦

王 鑑

孤城破矣變非常焚掠成羣盡虎狼一死但知隨母
弟此心終不負周郎歔歔墮馬肝腸裂慷慨投崖節

義彰正使悠悠千載下貞魂雖杳骨猶香

五龍松色

蔡履豫

五龍山上遍青松
色青青欲化龍
斑駁似鱗常荏苒
紛拏如爪倍蔥蘢
濤於何處驚騰起
雲本無心密過從
自是靈根歸井養
豈宜空羨大夫封

百穀寒泉

親嘗百穀錫嘉名
早計滋培俾用成
筮得蒙從山下
出盡來坎自水中
生澄泓靜結停雲
濕活潑虛含皓
月明乘興杳然心
似洗飲懷鑿井食
懷耕

天臺無影

天臺原不在穹窿蕩蕩平平色相空
日月照臨都近正雲霞蒸蔚亦當中
漫開捷徑牛羊踐肯信官山虎豹叢
聞道媧皇曾鍊石陰陽調燮著神工

瑞閣餘馨

巍巍茲閣在前唐瑞靄應知迥異常
抱犢化龍頻奮躍發鳩成鳳已飛翔
不堪江上愁鈴雨無復宮中妬印章
但唱開元供奉曲風流端的羨人皇

月印龍潭

信有神龍躍淼漫倒啣月影幻奇觀
冰輪瀉出金輪

彩水鏡裝成玉鏡寒狡兔多情窺蟻蛭流蟾著意傍
螭蟠請看

帝命爲霖雨淨洗星河透一丸

雲封壺口

三老遺踪何處尋壺關關口白雲深由來獨扼咽喉
隘自有雙持輔頰森如鼠如牛空羈縻是輪是布漫
霧霓寄聲村洞高人語日月光華仰

帝心

漳水拖藍

何人誤擬濁漳名禹貢當年紀至衡波繞鳩山常白
淨源分鹿谷本來清春風荇藻魚梭躍秋月蘆花鴈
字橫更共蔚藍天一色教人思染一襜盈

雄山疊翠

雄山如立勢巍巍綠擁青鋪著錦衣雲與縫裳從岫
出烟爲絰佩傍岩歸苔封學士碑安在蘚蝕司空宅
已非獨有嶽岑天不老離明分照倍光輝

夏日同周子羽王陟初劉雲子璧汝兄用抑侄登郡

城西寶藏閣

程之琬

傑閣千尋雲影矗
披襟對坐遠風吹
平橋水淺環矧
犀野寺苔深蝕斷碑
一抹青山消宿酒
幾聲黃鳥喚
新詩夕陽斜掛林梢上
扶杖歸來步步遲

招同張元臣暨諸弟初秋登五龍山卽席分韵

張皇輔

叢木參差幾萬重
山深蟬語正喁喁
揮盃醉遶高低
路結伴閒聞遠近鐘
極目連村煙樹隔
歸途古寺暮
雲封瓦松處處濤聲湧
渾似羅浮四百峯

登塔嶺步石上韻

李璋

足遂徜徉幾壑邱於斯登眺暫清眸濤聲忽向松梢
出塔影遙從雲外浮卉服著身猶帶暑野花侵屐已
成秋停盃欲繼殘碑句前輩高吟未許酬

小松窠

杜廷采

四巖松盡長此窠松獨小俯身欲下壑斜行臨樹杪
衣濕不自知但覺雲縹緲高峯望若藏深山轉幽悄
孤亭任醉眠烟中鳴夕鳥僧院一聲鐘月白羣山曉

萬松坡

萬松萬態非一狀鍾靈造化原奇勦畫師看之色沮

喪筆墨經營難意匠忽若驅龍取水巾倏似長虹掛
天上能令野客意幽閒能令奇人氣倜儻風時鶴鶴
同來栖雨時雷電爭相向鱗甲散來飛九天寒歲逸
情抱孤嶂泰山雖有五大夫對此能無神不旺惟願
山靈永護持蒼官萬載總無恙

望五龍山

杜若苞

雨餘山始沐放眼坐來看不爲精神爽何知眼界寬
蒼松天欲接高阜勢如蟠遙菴山靈笑年年著屐難
聖泉寺壁畫龍張望久索句遂題

崢嶸角爪與鱗鬚
螭雲從若有無
若個寫來堪破
壁何人探去得
擎珠依稀射斗光
仍在想像成霖事
或殊畫卽似真真
似畫駭直堪笑
葉公迂

德風亭

栗培初

黨天留勝蹟
佳氣聚危亭
漳水呈明鏡
龍山列畫屏
開元會紀美
別駕永流馨
德化千年被
風聲百代聽
官清民自樂
人傑地還靈
放眼城隅近
桑麻一望清

賦得公餘來聽讀書聲

郡伯李課
書院諸生

漫說書爲引睡媒
挑燈夜讀睡魔回
經從咏嘆根源

露史自談論識見開咕嗶豈徒爭口角文章還要出
心裁金針妙處憑誰渡省半懽迎五馬來

龍山留題

杜又密

我欲與山言千言說不了但述古人詩讀者自可曉
青松共白雲應識我懷抱何必登泰山方知天下小
登龍山高閣遠望

飛閣起山巔登來信豁然千邨浮遠色萬樹靄晴烟
濤響山疑雨心清人卽仙帝鄉如可問乘興欲梯天
再登龍山高閣遠望同賦

得豪字

豁目憑高閣重登莫憚勞漳泉細流淨百谷秀峯高
勢迴天如近詩成興頗豪休嫌吟咏富勝景引風騷
夏日登龍山漫興

李璋

有意避炎蒸青山不厭登風來松瀉水雲卧石埋稜
放眼迷蒼翠呼樽醉紫藤歸途猶戀戀翹首莫烟層
憩黃梅寺

朱錦

直穿松徑扣禪扉豈有天花墮翠微到此塵心應盡
却不瀆五祖更傳衣

高窻寂寂翠烟飄
旋煮新茶進玉苗
拔學蘇公韻
宿老僧風味似參寥

遊小松窠

萬松深處結禪局
謾謾風生冷翠屏
山半深窠龍穴在
多應夜出聽談經

其二

拱翠樓開驟一登
青山四面接觚稜
松高百尺雲生脚
人在松梢更上層

十景詩

有序

吳九齡

一行作吏五載於茲曾無襪線微長敢擬筆花外
想然而嵐光水色時引人於勸課之餘鳥語花香
謾托興於騁遊之下卽景生情不無短作彙而觀
焉因取其名之尤佳者存若干首亦謂置諸案頭
可自怡悅於公餘而已茲者邑志方成諸君子索
藝文於余乃遂以是當之極知單詞細響原無當
於大雅之謳吟惟是紀畧標幽聊藉以彰斯土之
形勝云爾

柏谷

柏谷最高峯探奇倚瘦筇青嶽湧水界翠屏白雲封
幹老應栖鵲根盤渾踞龍不知林外寺風送一聯鐘
松窠

仄徑隨崖轉蒼茫樹色分怒濤喧密葉老幹鬱層雲
錫影當窻會鐘聲隔岸聞誤疑金布地松子落紛紛

留山亭

選勝茲亭上山山列畫欄花香來几席雲氣近衣冠
地迴心逾靜天高眼覺寬翠屏開六曲不厭百回看
問水橋

來往水之濱探幽定幾巡堤斜分燕尾波細感龍鱗
也慕題橋客常懷作楫人不緣頻過問花落恐迷津
桃洞

聞說放桃花尋芳路轉餘河頭鋪錦繡洞口鎖烟霞
有笑嬌春態無言媚日華武陵何必問卽此是仙家
蓮池

九品蓮花淨應栽寺內池豈惟矜綽約猶得鑑鬚眉
愛潔因留說懷清欲賦詩一天風乍起新綠縐文漪

若箇金僊境清幽翠作堆無爐石火在孤風雷
鶴自雲邊落花從世外開尋真知不遠可是步虛來
石佛峪

洞與佛皆石人工本自然半厓諸翠護方丈一燈懸
磴引慈航意禪通老衲緣乍教塵慮釋小坐聽流泉

鳳嶺

翠嶺勢飛揚凌虛走鳳皇羽憑霞助翥苞借日生光
竹實千年結桐枝百丈長天風吹浩蕩疑是噉高岡

獅巒

北珏傳獅像猗猗鎮此邦卧雲峯叠叠吼澗水淙淙
木客逢應避山魑見卽降自來留地軸好與巨鰲扛
棘院試邑童子

上黨人文選滕塲春風天氣正溫涼江淹果得花生
筆毛遂從教穎脫囊語燕啼鶯皆韻府天桃穠李盡
鴻章欣逢

聖世旁求切小試先湏著所長

賦得桃李春正華

試邑童子題

東皇乘令早桃李競華新潤得如膏雨分來有柳春

嬌紅何的皀淡白自丰神
洞口風翻浪邊山月作隣
開筵芳共賞隔岸見誰真
移植上林苑相將媚

紫宸

上黨懷古

太行何迢迢上黨扶霄出
憑陵潞澤間豪雄時偃息
黎侯舊有城嬰兒故協逼
附韓爲別都歸趙成右弼
降卒四十萬一旦坑秦壁
白起信不仁趙括計亦失
炎漢郡量移中峯遙屏疑
有臺熨斗存有山馬駒屹
擊賊復掠衆從事忒濫秩
善守廣阿侯陳豨枉忿咆

擾攘晉魏間紛更了不一劉琨義可原朱榮彰顯績
當年諸道路武事茲無敵軍或昭義名府或隆德立
或以夾寨攻或以奇兵戰或邇雲朔師或走北漢賊
夜叉或手擒華黎或目鏑天險不可升轉爲爭戰域
興廢等浮沉陰謀卒何術側聞博古家往往艷神物
閒坐說元宗聖瑞指頻屈蝸結太平文墨擁龍香瀝
別駕閣樓中紫氣俱騰拂更稱宋端王節度承帝室
以此誇地靈兆歸天眷吉由來不可知才人恒弄筆
在德不在險兄敦貪天錫天命自有歸人和百神翕

我來仰高岡
淑景羅胸臆
精偉木葱蔥
壺口雲密密
百穀泉殷流
五龍松蒼蔚
野不逞揮戈

朝不言祥集
日月冒光華
萬古烽煙熄
彷彿陶唐時
民

歌忘

帝力

栢谷

蔡履豫

谷口鬱深深
中藏古栢森
銅柯增翠色
珠寶綴濃陰
脂是京畿重
根從海嶠尋
雪霜經幾許
想見後凋心

松宸

松外矗窠形
龍山別有靈地
留千頃碧天擁十分青
雲意閒相得
濤聲靜可聽
不辭石磴險
峯頂立亭亭
留山亭

不盡留山意
山從此際留
雲歸藏碧澗
霞起冒丹坵
拂袖苔痕入
褰裾草色浮
杖頭渾勿事
頻贈與千巔
問水橋

投宿當何處
知津定有人
一番紅杏雨
兩岸綠楊春
以彼清如許
而其鑑自真
彩虹垂複道
行過問前因

桃洞

村父飽雲撥村頭笑口翻出來天看內自有武陵源
不拂紅塵面端宜火食吞劉郎如過此應得識仙根
蓮池

招提有聖泉活活獨生蓮淨植憑香土清陰漾半天
烟霏雲珮捲風定露珠圓人鏡照回處容叅自在禪

金仙腦

翹首問金仙金仙去不還空徧三界外長憶一峯前
丹灶荒塵冷蒲團亂草芊凌風無限意心目兩悠然
石佛峪

幽岩生石佛花雨一迷離頭覺能微點心寧可妄移
苔衣延蘚髻玉骨透冰肌欲問西來意頑然不費詞

鳳嶺

鳳嶺在於斯乘風一覽之翠盤將舞意嵐起欲鳴時
琴白雲間弄簫從漏下吹高岡洵可立况復近

天池

獅巒

法王初現相巨石化金精斑駁茸毛結叅差鑒齒橫

日華懸電目風動吼雷聲佛力能相假歸騎五色行

相谷

栗培初

鬱鬱何時栢森森古廟前蒼鱗盤疊嶂偃蓋蔭寒泉
既與松同壽寧隨李並妍葱蘢青不斷登眺興悠然
松窠

獨傍龍山下千松頗耐看虬枝蟠鬱鬱雪幹挺九九
濤瀉風初度陰垂雨乍寒後凋欽晚節莫惜歲華殘

留山

悠然坐小亭極目數峯青排闥添新黛開窓列翠屏
靈泉難暫別壺口願常停不盡依依意邀賓醉美醺

問水

臨流驚潏潏，曲折水環城。
知是何時濬，偏宜如許清。
彩虹千尺落，素練一條橫。
欲得源頭處，湏從此地行。

桃洞

自是天台種，移來此洞中。
浪翻千點赤，霞起幾株紅。
灼灼含朝露，天天颺晚風。
仙媛如可遇，竚立思何窮。

蓮池

一碧擁千蓮，池塘翠色妍。
臨風花的的，浥露盖田田。
不受淤泥染，偏宜瀲艷鮮。
常邀君子愛，通直到今。

金仙

崑崙凌青漢龍嵒疊翠巒樹撐千嶂外鳥語九霄間
金積何人買仙飛若箇扳試登絕頂上一覽俯塵寰
石佛

古寺通幽徑千年佛號新何須金布地全借石爲身
淨質原無染清標更絕塵趺跏山谷裏不朽憶前因
鳳嶺

岐山曾兆瑞塔嶺錫嘉名軒舉青霄接孤飛碧落擎
覽輝時欲下翔仞每爭鳴引得靈禽至成文表太平

獅巒

層巒連漢表雄踞類神獅嶮峩形偏異猙獰勢亦奇
聽泉疑吼出見蘇訝髯垂隱伏巖崖下康居獻有期

萬松賦

以蒼幽狀標鐵爲韻

孫和

惟龍山之鍾秀實發脈於太行蜿蜒培乎神物翳鬱
洩乎麻祥繫古松之有萬隨高下而成章擅一郡之
名勝爲四垌之仰望蓋夫松之爲物也吸沆瀣之氣
沐日月之光貫四時而不改歷千載而彌昌吟嘯屈

乎風雨天喬野中雪霜峯空化石千古隆以可聖

衆木王負礪柯而顯節扼盤根而見強爾乃婆娑流
韵正固含芳峯顛矗立巖岫潛藏離離鬱鬱杳杳茫
茫意氣樂羣而益壯正心盟移而彌彰鼓洪濤之謨
謨繪正色之蒼蒼方其聳壑而紆迴也若萬纛之營
壘而建旂及其昂霄而森竦也若萬帆之魚貫而行
舟盤枯跨嶮沓祗憑流寓形宇宙兮何日表異茲山
兮幾秋疊然如龍鱗之比次瘦矣似鶴影之交浮異
其質者則穎穎之赤虬赤塵變其形者則歲歲之青
羊青牛豈法珪之運於東嶺抑鉛松之貢於青州斯

長治縣志

卷之二十一

不戀乎園庭之伴而惟栖茲岩阿之幽以故東望松
窠其名少讓小如排竹綿延滿暢西望龍淵厥材稱
壯合抱不交陰森保障南山之陽神路拱向矯矯亭
亭落落宕宕北山之陂雄踞屏嶂秀葉正蕤奇形怪
狀固松爲龍之効其靈亦樹爲山之幻其相彼夫春
華競發而茲松不闔桃李之嬌夏木繁陰而茲松不
逐楊柳之搖迨夫秋行肅殺胡爲乎茲松之逍遙以
至冬日栗烈然後知茲松之不彫豈非太和醞釀宇

百司寺曰白雲之青雲岩乃陂惠曰而佛和風穿急

雨而初炎熱溽揮晴光冪密大雪龍攀虎踞固不失
於支離鶴舞鸞栖亦時見其頽頽羅萬松於山頭而
景象超然其各別行見不遭斧斤之傷不受塵埃之
蟻正氣常留於太虛堅心於今而爲烈是何異大詭
之多晚成而忠臣之胆有鐵者乎

謁三忠祠

廉可旌

我來望古詣荒祠風冷虬松攖灑枝日月題標心寫
切春秋祀勒手摩知不辭刀鏤完危邪直取巢窠戡
鬼魑生死難齊同一是英魂百代妥於斯

奠鼎銘來自不磨當年心事果如何九重天上聽韶
罷十畝田間擊壤過夢寐幾曾知俎豆功名無那在
干戈登堂拜者休提起默默瑤空淚落多

柏谷

如龍老柏俯淙淙翠影隨波下石杠嘗草已成千古
事山僧猶自劬靈塚

松窠

鐵立團團幾萬層蒼髯俯首認元僧朝來步入山頭
望一片青雲足下騰

開門相見便相看
蘊藉宜入畫處難
小小茅庵新結
箇何妨靜裏日盤桓

問水

一灣西去轉清漣
畧約如霓百丈懸
混混原泉何處
是乘槎我欲泛張騫

桃洞

蒼巖翠壁小橋東
一帶清溪兩岫紅
重渡漁郎難覓
處笛聲時下牧牛童

蓮池

菩提寺下葦航西
多少遊人不忍啼
莫道斯無君子者
箇中端得隱濂溪

金仙

金母何年下集靈
南雲高處想曾經
邇來時向山頭望
草色猶含鳥羽青

石佛

笙磬如何出翠微
林泉寺冷禪機頑
然偏有西來

意想自天龍聽法歸

鳳荷

塔影孤盤碧漢撐無邊佳韻落風輕若非鳳鳥招徠
處那得時聞嶰竹聲

獅巒

應共姮娥補天去如何巖谷老烟雲頗形別有含章
處留鎮山中獸百羣

柏谷

張天寵

何年文柏竦森森谷口根蟠自古今靈籟獨吹霜溜
靜高標直掛黛雲深偃岩宿處猿留夢擇木棲來鶴

稱心徙倚前峯漫歸去扶天先得綠濃陰

松窠

萬仞懸空一逕微行行松杪踏烟霏
凹平似水濤聲落岫列如屏翠色圍
蟠石不應疑虎卧擎雲只恐化龍飛
幾回林下尋幽句携得晴嵐滿袖歸

留山

奇險東南劈巨靈山山遙納此孤亭
窗前細草偏分綠檻外垂楊欲妬青
豈但得隣堪面對居然入座與

心銘珠簾繡柱皆塵土何似常留不畫屏

幾回蠟屐畫中携，問水偏宜傍小溪。
荇葉淺拖青翡翠，菱花深漾碧玻璃。
原因見處機常活，消息探來路不迷。
好借仙槎從一泛，伊人宛在石橋西。

桃洞

挿天一片石嶙峋，避俗還宜此問津。
野水斷橋村外路，夕陽芳草洞邊春。
鳥呼朋至將歌吹，山引雲來作主賓。
依舊桃花開口笑，不知何處有秦人。

蓮池

月曉風清古聖泉一池春水養長天藕根無復塗泥
染荷葉渾如布地錢左右峯巒空障礙高低樓閣白
澄鮮此中虛社客詩結多爲陶公愛白蓮

金仙

城南形勝說金仙地僻林深曲徑穿定與三茅通洞
壑頻將半嶺隔雲烟鶴翎偶墜松門外猿跡多留藥
竈邊爲問凌虛縹緲去一聲清嘯落何天

石佛

丁巳年春上元夜數山來持杖是即非眞事雷雪爲僧

霏霏六根洗淨千年劫西土從教化石歸

鳳嶺

獨有高岡瑞雪籠羨他靈孕自鴻濛望來遠翥霏微
外聽去長鳴隱約中六像儀開雲五色九苞輝映樹
千叢試看求友紛紛鳥都集朝陽鳳嶺東

簞巒

佛峯端可得獅名鎮日何曾作吼聲口自噴雲靈發
怪形猶披蘚活生情高盤棧道龍蛇伏穩卧重關虎

豹驚想是五丁開闢後却灰燒却剩金精

春暮游雄山大泉寺用壁間海峯韵 張天寵

清遊好趁暮春天古刹相尋路杳然谷轉村廻摩詰
畫高山流水伯牙絃詩偏無賴逢花引酒更多情遇
蝶牽眼底一囊空四海滿收雲物勝枯禪

二

沿溪步步踏香塵別有無窮景待人兩岸松風吹遠
籟一山翠靄結重茵凌虛睥睨寰中境破險勾留物

下身子是喬西雙間火客宅死出武陵春

松名
翠栢干霄不記年神農廟貌正巍然殘碑字淺留皇
古邃谷雲深別洞天穀自得來甘作稼艸經嘗處類
斯傳慇懃聽罷山僧語借取匏樽一飲泉

松窠

松窠應可比蓬壺瘦骨蒼顏幾萬株雲吐乍疑虬變
幻月來時見鶴清癯半空濤瀉聲常在終歲春留色
不殊喬固結茅深洞裏那知世外有榮枯

留山

不待登臨說雅遊
嵐光終日爲亭留
蒼茫樹色濃兼
淡縹緲雲烟散
復收對酒常懸
摩詰畫凭欄恍
在仲宣樓
愛山意切何須
買自有青峯列
案頭

問水

何處潺湲響素琴
一灣流水泛清音
漫勞小艇催來
去試向長橋問
淺深新漲幾回
湮石牖安瀾肯
許浴鷗禽相如
原有留題志對
此能無發浩吟

桃洞

也聞三疊山
里無代凌峯色
懸山衣橋連絕
壑河頭

迥闊驚飛雲洞口斜倚柱聯吟酌好鳥開樽狂醉對
仙葩怡情不覺歸來晚猶自依依戀碧霞

蓮池

止水溶溶一鑑清花中君子箇中生時舒時卷如無
意宜淡宜濃倍有情思入風雲泉並湧心經淘洗月
同明愛蓮更得幽閒趣忘却連朝在市城

金仙

仙境超然客到稀望中時見白雲飛斷崖寂寂猿頻
嘯老樹蒼蒼鶴自歸氣聚三華凝玉液丹成九轉放

金輝當前卽是蓬萊島遠却塵囂領化機

石佛

龍山一帶石嶙峋化作如來自在身五蘊皆空翻是
色偏衫不換已離塵團團智月穿林度裊裊慈雲出
岫新鮮得飄然登彼岸迷途盡是點頭人

鳳嶺

東來藹藹數峯青鳳嶺高騫獨耀靈似欲來栖桐冉
冉如將擇食竹亭亭晴光閃爍昭文彩嵐氣廻環慈

惠肇友淨風青峯散葉垂將雅韻奏

獅巒

狡狴丰骨石之英
穩卧幽岩了不驚
暗有雲籠形突兀
朗宜月照影崢嶸
祇因搏兇曾無力
便覺吞熊浪得名
指顧空王顯靈跡
看看能作柱頭鳴

新夏游雄山大泉庵和壁間韻二首

楊體信

暫許逍遙物外天
雄山深處景悠然
樓臺雲捧疑瑤島
鐘磬風飄勝管絃
步屨多緣奇境至
縱心不爲俗情牽
落花流水春何在
指點原因欲問禪

琉璃色界淨無塵我亦尋山問水人
新柳拂頭籠翠幄殘花襯步設芳茵
偶參蓮座如來相知是金剛不壞身
詩壁行行飛舞處光芒萬丈別生春

香巖寺

朱溥淵

石徑香埋亂草中寒巖猶對舊離宮
塵封盡閣營狐鼠絲掛雕甍網雀蟲
潞國悲餘臺夜月孝陵愁滿樹秋風
尋思不盡嘆興廢一片閒情附碧桐

上黨懷古

栗實

男皮也里見山山比黨名區鼎爰先平要原苦天下

世遷十七邑城歸舊主馮公偉烈至今傳

德風亭

蔡履豫

高亭遠在晉雲鄉有客披襟一騁望領畧良辰唐別
駕增多勝槩宋端王地中有水咽河朔天上無山春
太行曾向蘭臺吟楚賦雄風此際信泱泱

德風亭

廉可旌

晉國名藩此最雄亭臺矗起碧天中高低峻嶺生佳
氣遠近層雲盪太空檻外平鋪春樹綠簷前倒掛夕

陽紅輕裾頻揭登臨處知是當年君子風

知縣事沐陽吳九齡景文甫修輯

事蹟

天爲民而立之君其位高其分尊其情則甚親故飲
之食之倫以紀之於嚮者慶之不法者討之民亦以
是元后尊之父母親之必思有以報之効之所謂上
下一體呼吸相通者不其然乎志以紀事事各有則
如文教則列諸學校武備則詳諸兵制以及疆域沿
革選舉賦役諸例不相蒙故不相貫不相蒙恐其雜

也若全不相貫則又散渙而無所統會矣舊志列事
蹟一則編年紀月本乎春王正月之義而實其事於
下有綱有目使閱者上下古今按籍稽覈而知某年
某事是上之爲民興利除害也或下之爲上輸誠而
効忠也朝之與野固無時無日而不脈脈相關也事
貫矣文亦貫矣微乎肯也不可汨矣今故仍之志事
蹟

春秋赤狄奪黎地爲潞子嬰兒國

詩註黎侯失國
居衛卽此時也

周定王九年

癸亥

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

於晉衆狄苦之故樂役於晉

十二年丙寅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獲長

狄焚如長狄僑如先為魯獲弟三人一獲於齊一獲於衛一奔晉寄於潞晉滅潞獲之長狄之種

遂絕

齊伐晉入孟門登太行孟門上黨隘

敬王二十三年甲辰晉敗范中行之師於潞獲籍秦高疆

荀寅叛入朝歌晉討之籍秦高疆皆荀寅黨

赧王五十三年己亥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守馮亭以

郡歸趙

趙封馮亭爲華陽君

馮亭使至趙王以問平陽君豹豹以爲不可曰秦服其勞趙受

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強大乎平原君請受之故受地封馮亭

五十五年

辛丑

秦王齧攻趙上黨拔之趙廉頗軍長平

秦行間趙以趙括代廉頗秦陰使白起爲上將大破

趙軍坑降卒四十萬

趙受上黨越二年秦使王齧攻拔之上黨民走趙趙使廉頗軍

長平按據之戰數不利乃堅壁不出秦以千金行反

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

降矣趙王信之遂將括藺相如不可括母亦以爲不

可占不聽秦王聞括將陰以武安君爲上將軍軍中

敗泄者斬括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

敗走張二翼以劫之括乘勝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

而秦奇兵絕其後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

武安君惡其反覆盡坑之遺其小者三百歸趙前後
斬首虜又四十五萬人嗚呼殺降不祥況四
十萬耶杜郵之死起亦自知其罪在長平矣

五十六年壬寅秦定太原上黨降卒之二年復攻趙定上黨尚有未降邑也

秦莊襄王三年甲寅秦悉拔上黨諸城立太原郡又十二年始悉拔之

立太原郡以上黨屬之前後十七年而上黨始定綱
目屢書之蓋上黨天下脊秦得之而兼併之勢成矣

始皇帝二十六年庚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上黨居其一

置材官此郡之始也材官則武衛亦肇於此矣

二十九年癸未秦皇帝東遊登之罘刻石遂之瑯琊道

經上黨

二世皇帝元年王趙王武臣使張璠署上黨武臣用張耳陳餘計

自立為王復用二人計收燕趙以自廣故使璠署上黨

漢王二年乙未韓信定魏地置上黨郡因請兵東下破趙

以任敖為上黨守高祖與項羽相拒拜敖為上黨守據形勢

五年巳亥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十年甲辰九月代相陳豨反攻上黨任敖堅守封為廣

阿侯

文帝二年癸亥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癸酉賜農民今年半租

十三年戊除田之租稅

宣帝五鳳四年丁卯大司農耿壽昌請糴三輔宏農河東

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費甚鉅五鳳中三輔近郡比

歲豐稔故壽昌有是議公私俱便

成帝陽朔二年

戊戌租關東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

五阮關勿苛留

哀帝建平元年

乙卯徙馮奉世子孫還上黨初奉世貴子孫遂居長安

及中山太后被誣家族死者十七人仍徙宗族還故鄉

元壽元年

己未司隸校尉鮑宣陷罪徙之上黨宣劾董賢以直

聞進何武彭宣拜司隸丞相孔光官屬違制行馳道
中宣鉤正摧辱事下捕從事宣閉門不肯納坐距閉
使者大不敬下廷尉獄太學生舉幡集
救得減死髡鉗徙上黨子孫遂家焉

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幸上黨

安帝元初元年甲寅詔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

疇

光武將馮異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

光武建武元年乙酉帝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上黨太守

田邑拒之

邑更始將也拒延十餘戰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會鄧禹使集弩將軍馮愔擊邑

情盡得邑家

壽邑人巨戠

邑聞更始敗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邑爲上黨太

守新莽之末盜賊蠭起邑能保境安民及更始敗卽歸世祖不但明哲保身上黨賴以免鋒鏑之患功

不細也

二十年

甲辰

匈奴寇上黨

時光武初定天下故匈奴深入

獻帝建安十八年

癸巳

曹操使梁習於上黨取大材供鄴

宮室

上黨四山皆茂樹叢林蔚然深秀自操取材後而山由是濯濯矣斧斤時入之政安在哉

晉劉琨署溫嶠爲上黨太守

義熙十一年

乙卯

南北朝河西饑胡反於上黨魏遣將軍

公孫表等討之

神瑞二年河西胡數萬戶附於魏歲饑饑胡屯聚上黨推白亞栗斯爲盟

王自號單于以司馬順
宰為謀主魏遣將討之

上黨羣盜秦頗丁零翟都聚眾於壺關魏詔莫題帥

眾三千討平之

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詔題搜山窮討賊盡平

上黨李禹聚眾反河內守將擊破斬之

禹殺太守自稱無上王署

置將帥河內守將擊破

禹亡走山中執斬之

宋元嘉二十二年

乙酉

魏世祖幸上黨觀連理樹於泫氏

太平

真君六

年也

魏王至潞誅叛民二千餘家

止言誅叛而不著其由及為首名姓

燕民王慶祖聚眾於上黨自稱為王爾朱榮討擒之

梁大通二年申爾朱榮舉兵向洛至上黨還嬖倖用事民

離盜起魏主密詔榮舉兵以脇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故還事露魏主竟以

死

魏主避元顥至上黨

時元顥以梁兵至稱帝克梁國拔滎陽漸逼洛陽敬宗北出由河內

上太
行

後周改上黨郡為潞州

州名自此起

陳太建十一年

己亥以潞州為代國邑一萬戶令代士達之

國

僅二年為隋文帝所害及其世子

周大象元年以上黨羊頭山叅依漢律歷志累叅造人

以定黃鐘

十二年

庚子

尉遲迥遣所署行臺韓長業攻潞州陷之

李穆遣兵取之以潞州歸隋文帝

長業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州民郭

子勝爲刺史時李穆已歸心隋文帝遣將取潞執子勝文帝嘉之

隋改潞州復爲上黨郡

唐武德元年

丁丑

罷上黨郡復置潞州以太守爲刺史

天下郡

改爲

州

二年

戊寅

置總管府於潞州

觀元年廢

以王行敏爲潞州刺史

九年^{乙酉}突厥入寇及潞州初高祖嘗突厥兵在州書而夷性貪婪無厭高祖

且親征以詔敕賜之故怒入寇
靈相潞沁韓朔等州皆被掠

正觀三年^{巳丑}閏十二月詔為死兵者立浮屠祠建寺凡七潞州

昭覺寺乃其一也

八年^{甲午}置都督府於潞州

以臨淄王為潞州別駕即元宗唐初郡丞曰別駕後更為長史未幾復稱別駕以

諸王子為之故臨淄王以衛尉少卿任在郡有德政
善僚屬禮士大夫愛百姓年屢登多瑞應後朝京被

留平韋后
亂登帝位

景龍二年^{戊申}大赦見拾遺

開元十年

壬戌

以潞州長從兵充宿衛

府兵久壞元宗取京兆蒲同岐華府

兵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三番

陞潞州都督府為大都督府以儀石二州隸焉

諸州皆稱

都督府惟并益荆揚稱大都督府今陞潞則為五大都督府

十一年

癸亥

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故第為飛龍

宮

元宗北巡太原過潞以潛邸布恩

十二年

甲子

帝封太山還過潞州問民疾苦宴勞賞賜

故舊有差

二十年

壬戌

帝如潞州賜高年粟帛給復三年曲赦元

督二過潞州給復曲赦宴勞賜賚宛若家人父子民
至今不忘觀其
遺跡時興慨嘆

天寶十四年乙未以金吾大將軍程千里為上黨郡長史

時安祿山反故授
千里是職以拒之

置澤潞沁節度使治潞州以程千里為節度使

至德二年丁酉安慶緒遣蔡希德寇上黨程千里追之橋

壞墜堦被執

蔡希德自上黨收兵歸鄴郡

時安慶緒退保鄴郡兵
不滿千故希德收兵會

之

十二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給復潞州五載

永泰元年

乙巳

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徙昭義節度於潞州

先是賜相衛節度號昭義領相衛貝磁邢洛六州至是詔昭義

兼領澤潞徙治潞州潞州始稱昭義軍云

建中二年

辛酉

田悅反寇上黨支郡邢洛州

李抱真奉詔會馬晟李燧討田悅戰於臨洛敗之

貞元十年

甲戌

昭義節度使義陽王李抱真卒以王虔休

為節度留後尋為使

抱真卒子緘秘不發喪詐以抱真表求世授虔休以義止之朝

廷遣使促緘發喪以節度授虔休

虔休乃召緘發喪以節度授虔休

膳部員外郎馮仇充李抱真弔贈使却贈帛臣事

各鎮者賄贈直受之仇至抱真子緘贈帛數百不給送至京師表奏固辭屬醴泉令缺上曰前使澤潞不受餽遺者清吏也遂改醴泉令果著善政此可為使臣之法

潞州父老上李抱真德政請立石紀功建祠祀之命

晉撰文至今有專祠文見藝文

太和六年

壬子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加同平章事遣

歸鎮

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之故歸而益驕一從諫也從鎮

何心不徙鎮又何心乃知奸雄生念朝廷自取之耳使是時唐之權不旁落則從諫必徙鎮無後患矣

開成元年

丙辰

昭義節度劉從諫表請王涯等罪狀仇士

良懼加從諫檢校司徒

甘露之變王涯等死非其罪從諫上表請涯等罪狀且言

涯等荷國厚恩安肯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逆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標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詣闕面陳恐并陷拿戮謹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仇士良懼故有是命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係國家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雪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免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由是宦官頗懼宰相粗能自立天子倚之差亦自強從諫此疏大有功於當時并其入朝初心自處亦得惟是驕恣貪橫更遭逆子拒命剖棺戮尸喪家滅族大有可惜

會昌三年

癸亥

劉從諫死子稹自爲畱後詔諸道發兵討

之

從諫屢表仇士良非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亡

利謂交河前古事以和作乃及國子三言事言
決李德裕主於必討以山東三州委之河北三鎮賜
三鎮書曰澤潞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
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三鎮得書悚息
即發兵又分責河陽王茂元取澤州河東劉沔河中
李彥佐取潞州魏博何去敬取洛州成德王元逵取
邢州李彥佐行緩詔切責
仍以石雄為副以代之

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鈞長厚得衆心兵亂之後武宗擇而用之果坐鎮無事

四年

甲子

昭義大將郭誼斬劉稹降

稹驍孺子郭誼為之謀王欲借河北

三鎮以抗朝廷及李德裕謀定三鎮奉命出師刑磁
洛俱降河陽兵克天井關河東兵克石會關石雄帥
河中兵入烏嶺連敗之誼知勢窮又賣稹族其家降要節鉞

詔石雄將兵七千定潞州執郭誼送京師斬之

初潞市有

狂人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至是果驗

五年

乙丑

昭義戍兵作亂討平之

咸通四年

癸未

昭義軍亂殺其節度使沈詢

乾符四年

丁酉

昭義軍亂逐其節度使高浞

昭義節度使高潯及黃巢將李祥戰於石橋敗績禪

將成麟殺潯叛還潞州

中和三年

癸卯

昭義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畱後移治邢

州

李克用取潞州

孟方立既治邢州欲徙潞州民於龍
孟方立既治邢州欲徙潞州民於龍
孟方立既治邢州欲徙潞州民於龍

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

四年甲辰李克用表李克修為昭義節度使治潞州自是

昭義分
為二鎮

龍紀元年己酉李克用拔磁洛進攻邢州孟方立自殺弟

遷以邢州降昭義復
合為一

昭義節度使李克修卒以弟李克恭為留後克修簡
儉得人

心克用巡郡以供具不厚詬而笞之因
慚憤成疾死克用表其弟克恭為留後

大順元年庚戌昭義軍殺留後李克恭朱全忠取潞州李

克用遣兵圍之初克修死非其罪潞人憐之而克恭
又驕恣不曉軍事民皆怨望益思克

修會克用圖河朔令克恭選精兵五百送晉陽遣侯
霸部送至銅鞮霸與牙將康居受劫衆反攻克恭自
焚死霸因叛附朱全忠全忠遣將據
潞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

李克用取潞州以康君立爲畱後
存孝既執昭義節度孫揆還攻潞州

潞州朱全忠驍將葛從周遁歸克用以康君立
爲畱後存孝憤恚始有叛志竟以李存信譖死

光化元年
戊午李罕之據潞州朱全忠表爲節度使
存孝之死

克用語及輒流涕康君立以爲不然克用怒鳩殺之
以薛志勤爲畱後志勤死罕之時爲澤州刺史常從
克用征討有功求鎮不得乃引兵據之
遣人降於朱全忠全忠表爲節度使

二年
己未李克用遣李嗣昭攻潞州拔之表孟遷爲畱

後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越歲罕之疾

倫窘宵遁克用復得潞州

天復元年

辛酉

朱全忠遣兵陷澤潞等州

李克用修好梁全忠怒其

辭蹇傲遣叔琮等分道北攻諸州孟遷降諸州皆陷存孝君立死故梁得橫行

天祐三年

丙寅

李克用攻潞州節度使丁會降以李嗣昭

為節度使

朱全忠弒昭宗丁會聞之率三軍縞素哭之會全忠攻劉仁恭仁恭求救於李克用

召幽州兵遣李嗣昭等攻潞州會遂舉軍降曰非不能守梁王凌虐唐室雖有舉拔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嗟夫當全忠劫君父幽囚密室至於行篡弒唐之方面大臣坐視無動心者丁會全忠私人獨悲痛擇所歸可謂烈丈夫矣

四年

丁卯

五代梁侵晉圍潞州晉遣周德威救之

梁兵十萬

攻潞嗣昭閉城固守內外隔絕晉王聞之遣德威來救

晉敗梁兵於潞州梁築夾寨守之

周德威壁於高河梁將康懷正擊之

不克梁遣李思安代之乃築夾寨防衝突遇救援謝山東民饋糧德威以輕騎抄之思安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日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閉壁不敢出

梁開平二年

戊辰

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方圍時晉王克用遣

嗣子存勗召周德威還梁以潞從此絕援矣遂不設備存勗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嫻軍旅必有怠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率諸將至潞之三垂岡伏兵值早霧直抵夾寨梁將士尚卧乃分兵填塹燒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圍遂解初克用破孟方立還置酒三垂岡存勗

也果破梁朱全忠聞之亦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
爲不亡矣至於
吾子豚犬耳

李嗣昭勸農緩刑以治潞

梁兵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大半嗣昭勸課農桑寬租

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龍德二年

壬午

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戰死鎮州子繼韜營

爲畱後改昭義軍曰安義軍

嗣昭帥師圍鎮州鎮將張處瑾遣千人迎糧嗣

昭設伏要擊殺獲殆盡忽矢中其腦嗣昭拔矢反射殪之是夕卒遺命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督攻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也晉王聞之悲痛不御酒肉命其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子繼儔當襲素懦弱繼韜凶狡囚之詐令士卒刼已爲畱後晉王從之

三年癸未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梁以繼韜為節度使

李繼韜募兵潞州堯山郭威應募威少孤來依潞州常氏好氣使酒應

募為兵繼韜愛之嘗白晝殺人於市中繫獄繼韜復縱之去後佐漢起兵受禪為周太祖

潞州知州李繼儔為李繼達所殺弟繼珂討平之繼

謀襲叛去及莊宗滅梁自歸乞活莊宗宥之復謀不軌事覺伏誅莊宗念嗣昭功以繼儔知潞州而繼達

殺之弟繼珂募市人討繼達死

唐同光二年甲申以潞州稅應威塞大同振武三軍

唐將楊立反討平之夷潞州城池楊立繼韜黨也繼韜誅陰懷不平會

發兵戍涿立聚眾焚掠自稱留後表求節鉞詔遣李

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石敬瑭反唐遣符彥饒將軍

赴潞州

石敬瑭合契丹圍晉安唐主從珂欲北征遣兵赴潞州為大軍後援

後唐廢帝清泰三年

丙申

遣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

唐主從珂

至河陽心憚北行議可使將兵拒敵者和凝等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遂遣行

趙德鈞領兵趨潞州併延壽兵屯團栢谷口

德鈞陰蓄逆志

欲乘亂取中原由土門口入表稱兵少須合潞州兵乃趨潞州子延壽以兵屬焉德鈞留潞州詔趨之屯團栢谷口不進

十一月契丹立晉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軍

叛降於契丹甲戌契丹及晉人至潞州

見後唐紀光遠仕唐叛唐

仕晉叛晉且召契丹爲天下首禍卒至滅晉氏瘡痍中國凡三十餘年而潞人首受其荼毒潞志不書無乃太疎乎見拾遺

趙德鈞迎降擊歸死

初德鈞請於契丹欲得主中國以石敬瑭先附故契丹不許及

破圍栢德鈞父子奔還潞州契丹主至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俘擊送歸國述律太后責其求天子背唐主何面目復求生愧鬱病死其子延壽爲契丹翰林學士

晉主石敬瑭發潞州契丹主北還

時從珂在河陽契丹使敬瑭引漢兵

南下遣兵衛送畱重兵在潞聞急則下山援救俟克洛陽而後返敬瑭既發從珂退歸洛陽自焚死敬瑭遂有天下

漢天福十二年丁未潞州殺契丹使者歸於漢契丹派晉遣使監各州漢

劉知遠卽位於晉陽潞州留後王守恩斬契丹使者舉鎮歸漢

契丹寇潞州漢遣史宏肇救之契丹遁去契丹以耿崇美爲昭

義節度使屯澤州將攻潞漢主遣宏肇進克澤州契丹從山下河北遁去漢主王洛遂定天下

周顯德元年甲寅北漢主以契丹兵侵潞周昭義節度使李

筠逆戰敗績北漢主聞周太祖殂請兵於契丹自將趨潞李筠遣穆令均逆戰漢誘令均入

伏中殺之筠遁歸嬰城自守

周祖破北漢兵幸潞赦流罪以下世宗自將戰於澤州高平連破之至

潞州整軍北伐

四年

丁巳

契丹北漢會兵入寇潞州不克而還

是役也兵平城

下即還猶邀北漢厚賂去結虜何益祇自敝耳

周遣史彥超將步騎二萬發潞州

征北漢也

周世宗至潞尋趨晉陽

親征北漢也

帝至潞州還京

自太原回軍也

宋建隆元年

庚申

太祖征澤潞命戶部侍郎高行兵部侍郎

邊光範充北路轉運使

進攻潞李守節降大赦免附潞租一年釋守節為

州團練使獲北漢將衛融為太府卿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合北漢伐宋宋遣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

兵擊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實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像

懸於壁

泣不已衆駭惶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

常性幸勿訝

北漢主筠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

筠長子

守節泣諫筠不聽後起兵南向宋主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敗筠兵於長平筠退守澤州六月宋

主克其城

筠赴火死

三年

壬戌

北漢侵潞州守將擊走之

詔盧懷慎等二十二人率禁軍會潞州伐北漢

以王祐為潞州知州

時征太原餉集潞州城中不能行祐至饋運不乏潞亦不棄

開寶二年

己巳

帝親征北漢過潞州

自是以後潞為無事之州昭德亦為無事

之鎮以刺史處名賢以節度處尊貴民享太平之樂一百五十餘年至靖康始有金兵之變

詔置潞州交子務以權河東一帶之錢法未幾漕司以妨入中糴草之計奏罷之

崇寧三年甲申改昭德軍爲隆德軍未幾陞爲隆德府

金太行盜陷隆德府殺其守臣姚璠討平之以山西

轉運副使沈璋權知州事宥降卒七百人拜璋諫議

大夫知潞州事金初得潞人心猶冀宋之復取故殺金守臣宋不能救而金平之從此

爲金有矣金所稱盜宋之忠義也當緣坐者七百人帥府必欲坑之璋以死爭不但保全予遺草創之

收拾人心亦大有功於金潞民感泣爲之立祠也宜哉

趙人王玉攻潞州拔之

嵩潞州元帥府

發潞州元帥府兵援太原

時元兵圍太原

元兵攻潞州都統馬甫死之

苗道潤請以所部軍隸潞州元帥府

以戶部尙書納合蒲刺都爲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

事於潞州

嘉定十一年

戊寅

元兵徇潞州陷之納合蒲刺都及叅議

官王良臣死之

良臣潞人

十二年

巳卯

以張開元潞州招撫使

時林州元帥府徙潞民往來苦甚開

請並立元帥府從之

十三年

庚辰

張開復太原封上黨公

以澤潞沁州隸焉

端平元年

甲午

元兵克潞州張開走南京

開與郭文振等起義兵克復有

功封建九公各守疆土而文振又與之共破太原比鄰相附開嘗請糧於朝不得如數又文振當其西北兵衝開不奉命周給文振窮竄開勢益孤以至於敗

正大元年移刺蒲合都復潞州

正大六年移刺蒲合都再復潞州元將任存死之

紹定三年

庚寅

元萬戶因只台吉與塔思復取潞州

先是武仙

圍潞州元太宗使塔思救之爲移刺所敗塔思退去

思復取潞州元祐初年事首十二卷至長治州
始入於元矣曰五代以來潞州兵革惟此為甚

王元間元左丞察罕帖木兒調關保虎林赤同守潞州

拜察罕帖木兒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時察罕帖

木兒遣二將復晉寧大同賊去調二將歸為休兵進
取計時上黨李惟馨實在行間為之圖地利險易分

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峪屯并
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隘賊遂不得入

察罕帖木兒率潞澤及各道兵復汴京時偽宋據汴也

潞州兵從察罕帖木兒平青齊

關保退屯潞州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相持詔潼關以東屬擴廓帖木兒故關保復歸潞

州

明洪武元年

戊戌

十月右副將軍馮勝取潞州

關保遷去

二年

巳酉

免山西新附地方稅糧

偏將軍楊璟遇元兵於韓店大戰失利

四年

辛亥

以潞州儒士曹幾爲右副都御史未幾進左

都御史

潞州遣官貢人參詔止之

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

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在年金華貢香米朕止

之遂以種於苑中每耘耔刈獲親往觀之足以自適

及計所入足以供用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

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觀宋太

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真得貽謀之道也

人參已下尋之月得根朱尔古隻少未人參既

功自土人需皆遵左參也嘗以布蓋前代御其名聖祖察其實大
差別何足以備上供蓋前代御其名聖祖察其實大
聖人之見萬
世不可及也

六年

癸丑正月

甲午

延安侯唐勝宗奏築潞州城

詳城池志

九年

丙辰

詔免山西本年稅糧

十三年

庚申

召元兵部尚書李惟馨考正禮樂事竣不受

官賜賚還山以潞州儒士曹九齡爲四輔官武英殿

大學士

以潞州貢士暴昭爲刑部尚書

後死靖難節潞之登仕籍多矣特著數公

者遭際聖明之世朝辭部屋夕佐巖廊非計歲月而數階級者比也

二十一年

戊辰

遷潞州無田民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

太康諸閒曠之地令自耕種免其徭役三年仍給鈔

錠以備耕具

永樂元年

癸未

詔潞州等處無田民分丁赴裕州墾荒

六年藩簡王之國潞州

以治時山西沁潞等處屯田被水災不及三分例不免

糧孝宗特爲免之

見皇明典故紀聞可謂有憂民之心君人之度矣故樂爲書之

正德元年

丙寅

遣使祭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宗室王

墓

告始也宗室王墓在山西者曰晉曰代曰藩觀武

文集

六年辛未薊寇入太行山至潞州雄山鄉焚掠而去左

劉斌代兄死并免及四正平氏程氏趙悶兒袁雁菊死節

嘉靖七年戊子陳卿作亂拒殺官兵合三省兵討平之詔

兵科都給事中夏言覈功罪區處善後事宜設兵備

道陞州爲潞安府以州版籍置長治縣

設叅將於潞未幾裁去從憲王請也

二十八年巳酉虜深入遊騎至潞境

四十三年甲子始置長治縣學初以潞州學爲府學而縣學尙未議至是始置

萬曆十四年

丙戌

荒疫並作四門出尸三萬餘遣戶部員

外郎王之輔賚帑金賑濟

崇禎三年

庚午

潞安軍與賊遇於微子嶺一軍皆歿

見綏
祿紀

畧

五年

壬申

流賊由陵川至長治縣南界焚掠雄山邾

初

賊紫金梁老猢猻等在河北修武爲官兵追勦遂踰太行自柳樹口至陵川南馬附城於十月初四日突

至西火桑梓蔭城一帶焚殺甚慘蔓延壺關平順盤據數十村鄉民扶攜老幼奔避郡城城中登陴嚴守

六年

癸酉

七月宣大總督張宗衡提兵援潞安以總兵

曹文詔駐軍郡城相機會勦

大兵彈壓賊既不敢近
成上馬南驚兵亦不敢

主事地方稍謐迨出
春賊始盡渡河南去

十五年壬午叛將任國琦夜踰壺口因襲北董鎮國琦潰日

松山從河南南林縣踰太行閏十一月十五夜突至北董鎮彼時既無偵探亦無守備寇至門庭居民尚寢息未知不掠子女金帛殺傷甚衆附近蘇店秦家庄數村皆被慘禍從容數日入陝西長驅歌蹈而歸去城僅數里未嘗一矢相加遺也

十七年甲申闖賊李自成僞將劉芳亮擁兵取潞安守

臣先遁郡城不守先是李自成僭號西安改設官屬建國曰順年曰永昌乃分遣賊將

於正月從韓城煤船渡河入犯山西平陽郡縣聞風瓦解兵不血刃皆以次淪陷潞安震動一時守土各官已豫遁去地方無主城門不閉二月劉芳亮遂擁衆入城分置僞官大肆酷烈夫河東上黨爲古來用

事蹟

三

長治縣志

卷之二十七

武必爭之地而皆墜手
得之天下事不可為矣

定陶王瑄祔同長子效鋒死之

王蜀賊至率長子拜
墓畢即同赴井死以

身殉社稷者王
父子二人而已

入瀋府執瀋王迴洪留宮中搜括金銀銷鎔寶器數

日

王冲幼不知大體束手被
執宮中罹毒有不忍言者

追郡王宗室鄉紳及故宦子孫捐助

劉芳亮暨偽防
禦使孫明翼殘

忍相濟日以聚斂為事繫諸郡王宗室及鄉士大夫
非刑酷拷大索金銀動以千萬計名為捐助下至乘
田委吏無一得免者或已經物故復收其子孫一體
拷掠是名故宦例亦如之敲撲之餘繼以炮烙稷山
王效欽陵川王效鏈右府都督同知鄭其心昌平知

山陰郡如在洪爐黃巢劉曜之克
白馬清流之禍千古如同轍

劉芳亮挾藩王迴洪馬上北走

後不知所終

賊將劉忠據郡城拆平四關及附近居舍

劉芳亮既取潞安劉

忠續來據守八月驅在城男子八歲以上者悉數出城拆毀各關廂并角沿村李家庄五馬村等處千百年奏集人烟倏化寒烟衰草惟見孤城屹立而已忠本為居民稠密有碍矢石豈知後兩月忠遁去復來攻城却無藏匿立脚處是實資後來守禦而自為窮蹙者也其與咸陽一炬何異哉

國朝順治元年

甲申

八月八旗固山石等梅勒章京孟喬芳

等提兵底定潞安

地方新經闔閭思出湯火日引領以望有如雲霓及聞自澤州

北上爭先出迎秋毫無犯先是劉忠并各偽官皆逃去

以明通判馮聖兆攝冀南道事

當劉芳亮陷潞時各官星散通判馮聖兆

獨畱匿民間清兵寔定遂以聖兆攝道事

劉忠寇潞安署道馮聖兆嬰城固守攻之不克

清師畧太

原賊知城虛故劉忠復至百道仰攻縛雲梯穿地道幾至失陷城上守禦嚴密因得保全

十月清師自太原赴援潞安圍解

二年

乙酉

以馮聖兆為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因守城功也

十一月清兵駐潞安屯牧

割郡城西南隅以為駐防之所地則圖南郊迤西者

而以廢藩宗產補之次年四月撤防皆為蒿藜瓦礫矣

三年

丙戌

詔貢篚

六年壬申賊沈烈許守信喬炳胡國鼎詐稱金瓊兵

六年_丑賊沈烈許守信喬炳胡國鼎詐稱姜瓖兵寇

屯留把總郭天祐陰與賊通脅叅將周詔開門迎賊

許守信陝西人原隸道標守備張鴻養馬鴻被誅投汾州營與口北响馬喬炳同充兵已丑三月交城賊乘大同姜逆之變遂蠢動督撫檄潞汾兵將會勦失利喬許二賊不敢入伍逃歸潞安路逢胡國鼎國鼎微人也販茶落魄結伴同行至中途聞潞營逃回者皆正法遲疑不敢進乃投老馬嶺沈烈家烈亦陝西人其叔在時嘗爲權店驛守備烈在老馬嶺賣酒聚賭結交匪類刼截往來客商諸賊會議詐稱姜總兵令發兵直取潞澤連發僞牌皆胡國鼎之謀也沈烈許守信自稱副總兵喬炳自稱叅將胡國鼎自稱監軍道沿途烏合滿三百人暗約沁州姜振迎降時潞安訛言洵洵警報狎至叅將周詔先領兵趨屯留駐城中令把總郭天祐探賊不意天祐便與賊通約內應歸恐說周詔降詔叱之五月二十七夜半天祐等

開門迎賊入詔既陷賊中器械馬匹俱爲賊有遂挾之攻郡城

沈烈諸賊進攻潞安叛兵張國威等殺知府楊致祥

以城降

初賊勢先聲震叠人心搖惑衆議戰守之策數日不決知府楊致祥揮血誓衆立至迎戰

檄同潞城知縣楊萬春征進至中途聞屯留已陷遂退守郡城晝夜巡視城頭目不交睫者數日開倉發

帑重賞鼓舞人頗激勸賊亦無隙可乘會叛丁張國威等原係陝西潰卒爲前道王肇生招安皆有家屬

在潞聞賊至密移北鄉避之先爲賊所刼要其內變國威等惶懼攜貳逐陰謀不軌六月初三日黎明國

威并其奴張進才殺致祥於北城樓之東次口開北門迎賊入遂收繫各官更署僞職以郭天祐爲副總

兵吳亨副爲叅將張國威蘇世昌等爲標叅中軍等官沈許二賊又自陞總兵喬賊自陞副將胡賊自陞

巡撫凡反側亡命之徒紛紛歸行聲勢始大山前而

何乃一惑於天祐之流言再敗於國威之猝衰
肘腋禍至滔天郭張二賊卽寸磔能蔽其事哉

十月和碩親王 哆囉郡王固山王國光蔡士英內

院察不害等恢復潞安

七月十一日衆賊聞大兵克大同姜逆援首由太原恢復

汾州等處大懼謀逃然諸賊又各有嫌隙思互吞併
不得已各出兵欲於南關驛扼險防禦聞大兵神武
連夜遁回沈郭二賊奔往九仙臺喬許二賊欲投叛
賊張斗光於陽城麻婁寨不意光先遁遂棄馬奔西
安故主梁清溪被首於孟制臺移送晉撫斬之國鼎
不協於諸賊另爲一隊復回城驅民捍守十月初十
日兵至國鼎潛開東門宵遁不數里伏起誅戮殆
盡國鼎爲亂軍所殺十六日大兵入城問罪逆黨咸
伏誅九仙臺沈烈縛郭天祐
以降梟斬於郡市潞復安

八年

辛卯

詔免傷亡丁徭

因姜逆慘殺計傷亡人丁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二丁

免徭銀三千八百四十
九兩零詳見賦役志

十三年

丙申

詔修孔廟

從科臣王運熙
請也通行天下

十四年

丁酉

詔免逃亡人丁

長治共計逃亡一百五
十六丁免徭銀四十七

兩三錢九釐六毫
從巡撫白請也

十五年

戊戌

戶部題

請遣呼喇喇哈方共義等採買

黑牛

祭牛關係大興雖給有糧單一切豆草
俱准開銷而採驗駁解之累人猶病之

十六年

巳亥

工部議估變故明藩藩廢宗遺產

十七年

庚子

潞安織紬機戶焚機罷市

時採買官票
集紬行焦滿

王好善等焚機上控苦

十八年辛丑戶部議加練餉明季苛政權濟兵餉隨經停徵

八月工部咨取四輪騾車潞安府派造車四輛內長治分造一輛騾十二頭夫

十二名陵工之需疲於奔命

康熙元年壬寅秋靈雨傾塌北城及四城角樓水口數十

丈督撫楊疏請鼓勵捐修

二年癸卯城工告竣 詔捐輸官員獎紀有差

三年甲辰春 詔考滿官員通行天下

八月 詔止考滿從臺臣季振宜請也

四年乙巳 詔免災黎地稅本縣民田被冰雹秋霜災傷十分者免糧銀十分之

三災傷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共免糧銀二千九十一兩七錢八分有奇

五年

丙午

戶部請

旨清查宗產

澤州朱統鑑叩關公首藁霸廢宗房地時

差常馬二滿官親查因通行天下督撫取結免議

六年

丁未

詔免山西省採買黑牛

從臺臣田六善也免全省則長

均受其福

以上照依舊志

七年至五十三年事皆無考

郡邑房稿盡失今將見於拾遺者按年續入缺

亦僅前三十年事也過此則又無考矣

十三年

甲寅

元宵禁燈火潞澤營兵遣戍秦者六十

以三藩

十五年_{丙辰}稅間架

二十六年_{丁卯}詔武臣謁孔廟陪祭知縣于澤長

以貢篚降二級調用士民保留准其在任

二十七年_{戊辰}起解大同草豆在途赦免

二十八年_{己巳}赦免山西浙江二省江南安徽及湖廣

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本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

以

文皇太后升祔
太廟恩詔內一條自漢文後又
觀此天地之恩故恭紀之

四月給養老帛棉米肉

詔內又一條軍民人等七十以上優免一丁侍養八十以

上帛一疋米一石棉一斤肉一斤九十以上倍之本縣七十以上陳天賜等一千一十五名八十以上孔

友等二百三十九名九

卜以上楊一松等七名

三十年

辛未

協運大同草豆

三十一年

壬申

六月協運賑秦楚米十一月協運大同

草束

三十四年

乙亥

五月戶部員外郎登德查看地動災傷

至潞安

初九晚至初十黎明即行止取被災冊籍而去

五十四年

乙未

辦解運米跨車二十二輛交蒲州

五十六年丁酉辦解鑼鍋二百一十二口交本省

詔舉才品兼優山林隱逸之士

雍正五年丁未購解馱騾八十餘頭並辦鞍履繩架交西

安府西藏輓運糧餉需用

調叅將張茂率營兵赴澤擒賊以晉廣之亂

九年辛亥調潞澤營兵十八名赴西路進剿十三年撤回

造解鐵鑷鐵鎚鈎杵等器交本省城工需用

十年壬子購解騾馬十一匹交歸化城漢軍兵丁需用又造鑼

鐘一百二十三口交本省

十一年辦解毡掛二百一十三件交甘肅軍機差務知縣郭麟

生辦理民
間無擾

十三年調潞澤營兵十三名城守兵九名赴北路進

剿乾隆元年撤回四名餘
戊鄂爾坤三年撤回

乾隆三年戊午遣潞澤營守備李蘭帶馬步兵二十二名

戌他米兒六年撤回

十三年戊辰赦丁地錢糧議辦採買洋銅知府方浩

爭免

十六年辛未

皇太后六十萬壽節詔賞老民帛棉米肉

皇太后六十萬壽詔賞老民帛棉米肉

二十二年

丁丑

購解驛馬八十五匹交蒲州

西路軍營需用

二十三年

戊寅

購解駱駝六十隻交蒲州

七月購解

駝驛五十二頭交甘肅

知縣吳辦理立時發價無累於民

二十四年

己卯

減城守營兵十六名改增馬兵八名加

戰餉二十名

實存馬步兵九十二名

二十五年

庚辰

移城守營千總隨本營兵四十八名駐

防陽城礮廠

餘兵改入潞澤營

二十六年

辛巳

皇太后七十萬壽詔賞老民帛棉米肉

自姜逆荼毒之後越今一百一十餘年四民樂業坐
享太平之福雖比之時雍風動莫是過焉先民有言
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古人豈欺我哉

長治縣志卷之二十八

知縣事沐陽吳九齡景文甫修

雜志

考工記云績畫之事雜五色易繫云雜物撰德陸士
衡亦云紛歲蕤以馭選相雜成章母亦有不可盡廢
者耶而說者往往病其瑣屑欲概付之薙人氏抑已
過矣周以來有務成子十一篇記載紛繁是爲三晉
稗編之宗茲乘所列天地人物亦旣各爲其類焉然
遺事異聞析疑辨證則有未敢任其缺畧者夫述千

秋之古制採百代之遺聞伯有申生何妨傳其神異
商羊鸛鵒並可紀其歌謠文非辨則不明疑當詳釋
事非證則不實訛在速更總以補前路之遺忘而爲
餘波之綺麗也敢曰一爪一鱗見者俱應駭爲神物
哉志雜誌

上古神農穗書韋續字源及墨藪書斷謂庖犧獲景龍之
瑞始作龍書神農因上黨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黃帝
因鄉雲見作雲書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少昊作金

天鸞鳳書高陽作蝌蚪書

拾遺注見宋
王應麟玉篇

晉荀勗嘗道於趙聞牛鐸聲而識之及掌樂音韻未諧曰

得趙之牛鐸則諧矣下郡國取之晉樂於是克諧至

今路之牛鐸聲音獨異於海內豈當時遺制耶見舊志

戰國豫讓請襄子衣三躍斬之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輪未

周而卒豈精誠之極歟抑術耶亦大異矣以下凡見舊志不注

漢馮奉世子九人各通一經野王通詩逡通易立通春秋

參通尚書長子譚通禮記舉孝廉蚤逝野王子座嗣

爵關內侯一門獨盛志但稱其功名閭閻夫豈無本

致此者乎見潞志拾遺

馮宣任北平護軍卒於官櫬還喪畢矣忽呼門則宣也
妻韓見之悲愕宣曰有生必有死恨恩情早別耳其
甥翊至戒之曰并土當有兵疾不可居宅東棗枯急
走可免遂去不見後二百日樹果枯翊及宣家投漁
陽又四旬兵亂居民存者十一二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喻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四譜云
上黨松心爲墨曰喻糜極佳段成式送溫飛卿書云
喻糜松節絕已多時然余垂髫時猶及覩陵川宗侯

所製龍墨色味俱良云

見潞志

借船帖王內史書法之尤工者盧尚書藏之有年張賓
護致書求假不與答云此未嘗借出只可就觀其寶
重如此後賓護除潞州有人將帖求售閱之乃借船
帖驚問之云盧家郎君竊出覓錢張却而不問其值
盧公尙在位其子弟已不能守此可爲溺好百端之

戒

太平廣記所
載與此微殊

曾劉元海昌頓之後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
易馬氏尙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史漢諸子
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鄙

隋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不知固君子之

所恥也

見晉書

魏時有訛言曰上黨出聖人又有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

河邊殺鑿飛上天時高洋懷篡位之念聞之不豫將

親兵徙上黨一郡而郡人張思進詣洋解之曰藁然

兩頭於文爲高殿下姓也河邊殺鑿乃水邊羊殿下

名也殿下產於晉陽之南坊名上黨應上黨出聖人

也洋悟上黨得不徙及卽位求思進不可得

見府志

十六國石勒上黨郭季子奴也勒未生有讖曰古在左月

左右讖言退或入口胡居襄國字也及僭位果治襄

在右讓言退或入口胡居襄國字也及僭位果治襄國

石虎時上黨孟門有神人像坐於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

隋上黨人家後夜有呼聲索之不見去宅里許有參一株根如人形掘去聲遂絕

唐葉法盛中秋夜與元宗遊廣寒宮過潞州俯瞰城市如畫上以玉笛吹霓裳曲擲金錢於城中越旬潞州上言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景龍初明皇爲潞州別駕一日據案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卽拜呼萬歲曰臣墨衣使者墨之精龍賓也帝命掌記珍藏及登位猶取示詞臣名龍

香劑開寶遺事

明皇在潞州時寢壁蝸篆成天子字明皇驚懼塗去數日復然如此者三後登大寶琢玉成螭及金銀鑄成

者凡數百供之功德前後時有人得之者見舊通志

唐時民間以元宗自潞州還京師製還京樂曲見唐書

潞州敝聖宮內有明皇敝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

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尙書故實
見通志

代宗時昭義節度使王虔休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經

天誕聖樂因聖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爲君示五聲有

君也以土爲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

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於朝云後中

和樂本於此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

見會要

河陽石尙書破回鶻迎貴主過上黨偶逢水鳥鷺鷥引

弓射之一發中目三軍踴躍其事上聞詔下美之

白居

易集

劉悟殺李師道以取節鉞既徙昭義時又因劉承階之事漸不恭於朝廷巫者忽言師道兵屯琉璃陂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死杜羔潞州判官兼之從弟也有至性其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戚會兼爲澤潞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時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問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

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我子孫若求吾
於某村某家問之無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八十餘指
其邱壠因得歸葬無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崔給事云頃在上黨與李抱真作判官李相方以毬枚
按毬子其軍將以枚相格因傷相拇指爪甲劈裂裹
金瘡藥飲酒顏色愈青有軍吏教以取葱新折者煆
火煨熱剥皮有涕便罨損處仍多煨續續易之三易
面色却赤斯須不痛凡十數易畢席談笑
見劉禹錫
傳信方

李嗣昭守上黨爲汴兵所圍城中鹽炭俱盡嗣昭潔誠

以禱天地俄而地生鹹取以煎鹽甚美復掘地得石

炭

見薄懷岳感
應篇綱目

紅線劍仙也爲潞州節度使薛嵩家侍兒性靈異通經
史解音律時魏博田承嗣募甲卒五千號外宅兒男
欲刻日併潞嵩憂計無所出紅線乘間問曰主公不
遑寢食一月矣得非患隣境乎嵩曰安危重計非兒
女子所知紅線曰某雖女子度能釋主憂嵩聞而異
之告以情紅線請乘夜往魏一覘虛實伺便取事乃
佩靈符挾匕首御風而往嵩危坐以待雞鳴卽還取

其牀頭金盒爲信嵩爲寒溫書遣人馳送入夜抵魏
非時呼門呈送書盒時魏索盜金盒賊甚急不可得
聞之驚絕乃留使厚勞以錦綺名馬雜珍獻款盡散
外宅兒男結爲姻婭兩軍帖然紅線忽求去嵩留之
不得欲以千金爲仙居所亦不可乃集門下客宴別
嵩酒闌持紅線俯拜卽失所在客冷朝陽賦詩曰採
菱歌怨木蘭舟送別魂銷百尺樓自是洛妃乘霧去
碧天無際水空流

李抱真好方士且喜長生有方士孫季長爲治丹曰服

之昇仙抱真因謂左右曰秦漢君不得我乃得之夜
夢駕鶴益喜而信之服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
麋肪穀漆下之少間季長曰仙且得何自棄也益服
三十丸而卒

抱真鎮潞時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僧大爲州人所信
服抱真諷其焚身濟衆僧叩頭求免良久未得釋抱
真徐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許諾抱真曰
但言於鞠場焚身潛於使宅穿地道俟火作卽出因

引僧入地道觀之乃積薪灌油爲七日道場僧跏趺
坐

執爐對衆說法抱眞率監軍僚屬將吏羅拜其下以
俸入檀施由是士女駢闐捨利億萬比滿七日擊鐘
發火業已填塞地道僧不得出化爲煨燼以所得財
物輦入軍資庫別求舍利造浮屠貯焉

梁李思安攻潞州城營於壺口伐木作柵木中朱字六皆
隸體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梁臣皆賀以爲
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私謂所
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闕文哉吾
以爲丙申之年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二畫

置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字貫之卽
申字也後至丙申年石敬瑭起兵同契丹主至潞進
取汴京果如鴻言

符道昭蔡州人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算開平元年與
唐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寨以圍之逾年不
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殆亦忠於所事者乎

見五
代史

後唐李嗣昭妻楊氏善蓄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梁
圍夾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蓄有助焉及子繼

韜叛附梁同光初乃齎銀數十萬兩至洛京歷謁
官伶人皆爲言繼韜初無惡意楊夫人亦以賂謁劉
皇后又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晚
而存一子繼忠家於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
高祖起兵太原契丹求賂貸於繼忠以取足高祖甚
德之以爲忻棣單三州刺史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
子三人賴之

五代史

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
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

五代史

宋初征潞州軍士於澤中取草夜歸鑱刃透成金色或以

草燃火釜底亦成金

見舊通志

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留後呂餘慶趙晉於京師晉

因私謁太宗於朱邸且曰晉託迹諸侯十五年今偶

雲龍變家爲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

日幸望啟奏此誠願軍前自効太宗卽以聞上太祖

笑曰趙晉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勝則不

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晉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應

及凱旋第賞宰臣撥官太祖曰晉有從朕伐

宜當加等於是授侍郎樞密使

談苑

蓋抃上黨人天聖中抃預計偕夢人告曰建州章天
作狀元汝必登第至京訪天和乃章訢也具述其夢
既而三舉不利慶歷間訢復到省題詩泗州嶺云十
年三上未登科此去行期晝錦過上黨有人傳預兆
夢生頭角見天和遂於賈黯榜中第嘉祐二年訢子
衡作大魁抃是年始得奏名

見津逮
秘書

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後尙萬壽公主

仕至鎮國軍節度使

見撫
言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真宗朝尙長公主
御筆增爲遵勗升爲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爲例
實亂人倫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手詔述英宗治
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升同父行蓋英宗久欲廢正
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遺命行可謂善述人之事

矣

見燕翼
貽謀錄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第園池冠汴京嗜奇石募人藏之
有自千里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士大
大與宴樂遵勗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

於第中築室塑像以文仲山丈之禮刻石爲記

億卒

國老
談苑

駙馬都尉李端愿居戚里最號恭慎既失明猶戒勵子

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州西二郎廟出聖水治

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竊

往請水李聞大怒卽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

豈肯受枉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見朱或
可談

李端愿宮保支和長子治園池延賓客不替父風每休

沐必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爲例至人分寢閣

什物供帳皆不移具元直中會佳客坐中忽學士將
鎖院孫巨源適當制頗快不欲去李飭侍妾取羅巾
求長短句巨源援筆欲書從者告以將掩門矣草作
數語云城頭尙有三蓼鼓何須抵死摧人去上馬苦
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却更廉纖雨漫道玉
爲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詔巨
源是夕得妾於玉堂後六日卒

南遊記舊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救秀才三人首問第一秀才

仙鄉何處曰上黨人問次日澤州人問三曰湖州

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

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曰某鄉出人參次問
澤州者曰出甘草又問湖州者曰出黃蘗如何湖州
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湖州
故有此語壽皇卽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見貴
耳錄

梅庭老潞州學官蘇東坡以浣溪沙詞送之曰門外東
風雪洒裾山頭回首望三吳不應彈鋏爲無魚上黨
從來天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時平不用魯連書庭
老寒毡而能取重東坡其才學必有足觀者

見東坡
詞集

元上黨人盧言嘗汲水適見一犬墜草澤中幾死救出飼

養遂無恙出入嘗隨之後適毫醉卧旅抵鄰店火發

犬上牀嗥呼不醒啣其衣拽之言始覺遂免

見潞志拾遺

潞州守周幹臣有德政一夕宿屯留短檠膏盡燃以錦

炬達旦不滅至潞止天慶觀燈復如前道者三吹光

焰愈盛及巳時又與修撰傅岩輔飲出樽酒酌七十

觥不竭遲明以水注之容不及半二事人皆異之王

嵩作酒聖燈神記今石刻存三忠祠壁間

見舊通志

還山亭張養浩記平章秦國公於上黨先塋趾數百舉

武某山之陽構亭曰還山志其退也

同上

明藩藩清源王府有小龍長尺許頭角鱗爪悉具而體已
枯昔蕭江從狄煢前破蠻洞得一龍亦長尺許乃蠻
人所參爲鹽龍也籍銀盤置玉盃中以玉筯據海鹽
飲之每鱗甲出鹽則收取酒送一錢七王益元後蔡
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乃死清源小龍亦得自海估
意亦鹽龍乎

見野談

下水巷關帝廟舊止小閣與安慶王府相近一日王失
印倉皇四索忽報府墻下有一人睡卧印與銀俱在
其旁呼至訊之曰本欲踰墻而走遇一赤面人用刀

背打下故不能去王赦之因建廟以報神惠

見拾遺

宗室振庵市得一雁羽毛摧落而聲甚哀憫而飼之踰
時羽毛全矣忽雲中雁過與此雁相應而鳴聲漸急
漸哀知其雌雄也縱之比翼和鳴徘徊良久而後去
越歲二雁復來環振庵舍飛鳴若報主人使相知也
是可愧世之棄故而背德者

正德中郡庠築化雨舍得石刻臨江仙詞曰自笑此
如夢何時了却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

江海寄餘生詞佳字尤有風骨

栢庭老任潞州學官東坡曾賜以詩此詞之列世

老在任時所爲者乎

見潞志拾遺

栗道甫字說王浚川文文衡山小楷石僅六七寸世稱

雙絕

見潞志拾遺

邑人王體吾與諸友釀飲五龍山治具而忘其箸乃各

以簪代食畢隨意取坐旁草拭其臍體吾所冠爲銅

簪比明日視之其半已成銀矣急往山上原坐處徧

取草試之竟不可得可見太行之山常有死永之草

但人不能識無緣以遇之耳

李敏德歸公有光送吳郡段別駕序曰崑山令缺栗侯
永祿任侯環李侯敏德皆以蘇州別駕來署縣而三
公皆上黨同邑而未知其爲同榜也庚子建坊曰十

鳳洵十鳳哉

見歸震川文集

五馬秋征卷程存軒公赴睢州刺史藩藩諸宗老所贈
也雲崖雲峯雲溪雲岫雲洲雲川雲階雲澗龍川
菴南岑南峯樂軒敬軒蘭軒誠軒素軒介軒敏軒
軒平軒順軒立軒豫軒省軒易謙易恒凡二十七人
皆當時名士郡王則鎮康西岩安慶西池薦紳則

公晉川李公養虛高僧則懶雲明周人各一詩而誠
軒序焉易恆繪焉時逾百年完好如故一展卷間而
太平文物之盛師友道義之真俱和盤托出矣

見路志拾

遺

皮豹章孝義教諭煥斗李公弟子也貧窮無聊跳入賈
掌煤窰中側有一屍衣冠烏鞵頗整豹章冷剥而着
之絕粒三四日屍以夢告曰予捉馬村人與家人角
口憤死於是妻子不知君數明日當出須告予家叔
葬否必崇汝次日果有田父過呼而得上前屍亦獲

寇安更名豹變遂賦子衿

見路志拾遺

萬歷十六年郡中荒疫郡守李公杜悉心拯救城中死者尙三萬人先是公在郎署憂上官移文取十萬人公爭之減去五萬再爭更減去二萬又爭不復減矣次日治郡命下尙未省憂中事及抵郡值荒且疫乃請蠲請賑乞糴於鄰壤爲粥以食餓者又圖犯盜受刑狀以警曉愚民嚴禁搶掠民甚感寧死無竊者計四門出飢疫如前數始悟憂中事卽治郡事非公拯救死者當不止此公所憂中爭者皆治郡所全活者

也君相造命信哉

郡之東南五龍山多松數百年來人無敢伐者僧眞果
俗姓馬假修廟砍伐私賣易騾十數覓取脚利積錢
百餘緡將還俗託婚偶暴疾而卒是日申庄民家產
一驢踣地作人言曰我五龍山馬和尚也夫伐神樹
得惡報可深懼哉

國朝馬總戎聲作童子時晝寢憂一偉丈夫至自稱馬寶
與之百戰勝負不分後得一畫戟乃勝寶及游擊荆
州與吳逆兵對壘所分戰地其帥果爲馬寶寶爲逆

之梟將相持二三年戰凡百餘次寶亦服正希之勇

後寶成擒送京師伏法正希受知 廟堂兩行召對

賜龍旂御馬其功名自少已定矣

見潞志拾遺

真武廟殿後有八仙洞其地幽僻邑人多不知也乾隆

九年鄉民柴姓貿易河南旅店抱病遇一道人醫之

一藥而愈謝不受謂柴曰吾呂姓與汝同鄉住郡城

北門真武廟後洞柴旋里訪之內無此人始知爲呂

仙也由是傳聞禱者多驗

以上異聞

祥農之後皇帝封其支子於潞州志以爲卽潞子嬰兒

曰非也嬰兒赤狄別種晉文公時始散居於晉鄙其
後奪黎地而居之前此未入潞境也黃帝所封在唐

虞前當另是古諸侯非潞子

以下
辨證

銅鞮宮府志曰一名虎祁宮晉平公築五行志內謂晉
侯築虎祁之宮宮去絳都四十里師古注曰虎祁在
絳西臨汾水則虎祁不在上黨了然矣志入襄垣已
誤於長治則更無屬焉舊志首入古蹟或未之詳乎
今刪去

陳龜舊志皆稱上黨人考之漢史上黨涇氏人也今割

去爲高平縣人矣因祠鄉賢故存

長治壺關辨 秦置上黨郡治壺關城漢治長子城前

漢壺關註云有羊腸阪卽黎亭是後漢註云文王戡
黎卽此又引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魏地志註董卓
亂治壺關城慕容儁治安民城後遷壺關城皇始元
年遷治安民真君中復治壺關隋開皇初廢上黨郡
有壺關縣大業初復置郡廢壺關入上黨唐武德四
年析上黨置壺關有啟聖宮有瑞閣有五龍山馬駒
山宋以後皆名上黨別置壺關明初省入潞州

七年升州爲府十年乃置長治附郭今壺關在府治東二十五里蓋長治卽隋唐以後之上黨縣上黨卽

古壺關也

見通志

壺口衡漳舊志以爲卽書所稱壺口衡漳非也書稱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此治河之大勢由河東河內以至河北皆河水經由之地壺口在河東屈縣今隰州所屬衡漳在清濁交汭之後今磁州臨漳地是也潞之壺口山名偶同所謂衡漳乃導漳之始非治河之中雖皆禹蹟

地實不同

慕容廟舊志以爲慕容瑋未之考也廟碑甚明乃慕容
永僭都長子爲慕容垂所敗走死郡西張村土人哀
而葬之爲立廟元文宗朝禱雨偶應民請追贈下太
常議博士王瓚以當時晉室未亡諸竊據不宜稱帝
乃降封隴西王故稱隴西王廟云墓在其傍

靈泉山郡志謂在郡東南三十里舊志謂在東南十里
今查十里曰秋谷山有一窟曰龍洞淺甚且無泉歲
旱民自山下挑水灌之灌滿卽雨三十里有仙泉山

山半有泉歲旱祈禱與郡志合則舊志誤矣

張宗衡於崇禎六年任總督兵部以晉賊之急有三西
右平陽東在澤潞西北在汾太沁遼議督臣張宗衡
駐平陽任東西二賊所將白安虎大威之四千人以
平陽澤潞四十一州縣責之加以李卑兵一千賀人
龍兵一千左良玉兵二千五百共八千人撫臣許鼎
臣駐汾州任西北之賊所將張應昌苟伏威之二千
人以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責之加以史記頗希牧
兵一千艾萬年兵一千五百寧武兵一千岢嵐代州

北接利民馬站老營兵二千共七千人於是總督張
宗衡提陽和兵從澤州潛師尾賊後至於陵川勝之
再擊賊於潞州之西和大勝之斬首二千級夫思陵
五六年間妖氛雖熾而元氣尙完苟令不吝金錢廣
招技勇寇可一鼓擒也乃以全晉要壤僅以萬五千
人枝梧砥柱於其間見小利而廢大事亦何啻杯水
救車薪火乎

志未載

西和之捷故許之

見潞志拾遺

靳聖居字淑孔通志人物內作長治人任慶陽推官死

闖賊之難名宦內作長垣人由進士歷任潞安推官
譚慶陽死節併年代與人物內相同潞志拾遺亦作
長治人及查郡縣志人物名宦內俱無是人竊以通
志必有所據而拾遺確本之陝志何志郡縣者獨未
之聞耶因附著於此以俟博古者辨之

摩雲寺在佛耳山翠雲寺在山下舊志以爲城東北十
五里查東北十五里曰佛兒坪上舊有玉皇廟下有
百穀寺並無所謂摩雲翠雲者今查城東南五十里
大峪鎮有佛耳山二寺在焉山與壺關共故壺關志

亦載舊志以佛兒坪當之誤矣

書長治縣志後

吳明府以纂修邑志之役見召而余至長治考舊志修於康熙十二年則武昌姜君實蒞茲土也其前六年任纂修者則湘中于君也余亦楚人乃今得與茲志事則楚與茲邑毋亦有夙因矣乎聞之紀事之文昉於尚書編年之文昉於春秋此論其大致然耳其實以後人而欲追踪於前哲蓋憂憂難之况愴實不才曷敢擬此又聞志與史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指陳之內隱寓論斷則志通於史褒譏之內亦貴詳明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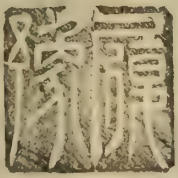
通於志二也仍一也然志以徵實爲主詳於美而畧於穢史以定論爲宗揚其清亦激其濁一也仍二也
茲所修者志焉耳史云乎哉或曰今所傳廿一編之
書業已統名曰史志何必非史哉予曰卽以志爲史
焉是不過晉之乘也亦如楚之檇杙也皆無異於孔
子未修之春秋也夫春秋當未修時吾烏知其必愈
於馬遷及歐陽五代史與朱子綱目涑水通鑑哉惟
信史良史不可多得則史或反不如志也班固之志
萬不及尙書而後人無以過之如陳壽三國志人

口而大義有乖不無遺議下此者勿論已然究不能
以其修之有未盡善遂舉諸書而盡廢之者何也良
以徵文獻而資見聞志之所關繫者爲甚大也今以
一邑之建也疆域分焉戶口列焉天光之所照臨地
德之所承載兵刑錢穀之所主轄風俗事蹟之所向
導官斯土者不可不察其得失生斯土者不可不悉
其流源顧得以班氏不復生而志可勿問哉長治志
書久未續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是

賢有司之良法美而都人士之公心盛舉也是

聖天子治具光華而綱舉目張之一大徵驗也余楚儉也
得側於諸同人以襄盛事固與有榮施焉而尤恐貽
羞於姜君子君兩前輩也庶幾哉當太史輜軒之採
無或問俗而遺其鄉值名卿贈答之場不至數典而
忘其祖乎是爲序時在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蒲月楚江黃蔡履豫謹撰



原跋

今夫五方之風俗尙異宜因而醇駁亦判在昔畫疆而治各以其俗貢之天子十五國之風至今可考焉自陳詩之典廢所以晰星野而記輿圖攬山川而稽土田遡建置而觀沿革考政教而審民俗鏡人物而披典章惟邑志是賴耳然而其事無關考課所以蒞治者雖才優製錦亦祇拮据於簿書錢穀間而修文考獻之事往往不暇及焉

長治邑侯西巖姜先生以三楚名流起家葢榜由司理

改令茲土六年之間廢者興弊者革政成化洽風教
釐然畢舉且鳴琴之暇留心邑乘述往事參新聞於
遺編故老靡不旁搜而廣攬之適值

功令纂修通志在舉行者方事搜羅而先生出其夙昔考
求者以摩定之是邑之星野輿圖皆先生之觀文察
變所諳諗者也邑之山川土田皆先生之褰帷露冕
所閱歷者也邑之建置沿革皆先生之酌古準今所
會通者也邑之政教風俗皆先生之宣德達化所移
易者也邑之典章人物皆先生之雲漢圭璋所振興

者也斯志一出可以法今可以傳後可以奉爲章程
可以勒爲典訓豈僅摘辭採藻徒飾觀美聽而已哉
弼數載寒氊夙在栽培之下沐浴大雅者有年矣竊
謂從來號稱良吏者文章政事兼脩爲難所以龔召
不以著作名班馬不以政績著若先生者可謂兼之
矣於以模楷當時潤色盛治豈俗吏之所可望哉志
成敬焚香拂几而讀之知邑志雖多若簡而文質而
確堪垂不朽者惟斯志爲莫加焉故樂得而揚挖之
如此

康熙歲在癸丑陽月吉辰潞安府儒學署教授王良

弼敬題

